

1.

著 莽 魯

中國文化服務社四川分社印行



本書封面
李信儒設計

魯莽著

商

年

巫多德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四川分社印行

兒，王大可便是典型的人物。在當時，朋友同僚中猜嫉紛紛，說他寫甲像，說他寫乙也
像。因此我的小說很有幾分像「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雖然藝術上萬萬及不了
儒林外史和官場現形記。

二十六年夏天我把二十萬字的全稿從新整理一下，改了一個書名，請上海北新書局
出版，總編輯趙景深先生也化了一月功夫，替我細細地修改。不料剛交到排字房，八
三我的砲火震動了世界，我這部舊時的小說也毀滅在砲火中了。

我的砲火震動了世界，我這部舊時的小說也毀滅在砲火中了。是世紀末葉，我寫作這部小
說的目的完全在評點，反而狂喜，因為它代表的時代，是世紀末葉，我寫作這部小
說的人，舊時代已經不復存在，我何必再可憐這時代的紀錄。可是開戰以後，在舊時代
中委安逸慣的人，仍然有許多醒不過來，而且因為光明黑暗兩面分際的清晰，這些
時代的渣滓又無法不陷入黑暗的一面，所以還有介紹的必要，我又寫了一篇「黑白分明
的長篇」，登載在二十九年三十一年的重慶「文化新開週刊」上。

用「龍爭虎鬥」中的主角來代表他，最為適宜。

上海淪陷，恐自其實，撤退其名，轉到香港胡調了一陣，又跑到漢口投機，結果投

機不成，仍然回到上海，一個更墮落的機會，使王大可完全墮入十八層地獄，如腐爛了一根草，並不重要，但是我們有研究的需要，所以更名「腐草」出版。

在抗戰第七年的現在看來，這五六年前的小事，小人物，何必重提，況是那麼樣的一個人，但我要提醒你，這人還在中國，雖然並不在我們大後方；同時又有誰能保證，大後方就沒有這樣的人物，這樣的事情？時代儘管前進，光明儘管來臨，時代中煉餘的渣雜，不能沒然它的存在，光明下也有照不到的事物，況是光明以前和受光體的對面，一定有不同的現象。只是看見好，沒有看見壞，說得最客氣點，他只認識人生的平面，他沒有認識，立體的人生，何況文學的本質決不是人生的平面反映！

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

我們的主人公王大可，爲着「華北特殊化」，辭去了北平的職務，拋棄了六國飯店中的客人玲娜，悄然回到南京，住了些時日，朋友們勸他東山再起，他意興闌珊，朋友們不明瞭他性情的改變，還是再三敦促，他感覺到南京也不是他近來願意住的地方，於是又在一個春雨如膠的夜裏，從和平門上車，躲在房間裏，第二天一早坐着號碼四〇〇四的綠色 Jason 車回到滬西私邸。

他多半在環境清靜的家裏休息，有時候精神好些，也到愛多亞路外灘一家自己有股份的公司寫字間裏坐坐，和同事們隨便談些關於商業的事。過去嗜好的，如同回力球，跳舞，跑狗之類，却是一一謝絕了。

朋友們都覺得他奇怪，有人說他是消極，有人說他是病態，其實他都不是，他是懶倦，懶倦慵蕩，懶倦放縱，懶倦物慾的追求，懶倦世紀的實現，他的確一切在休息，正如通常的慾望滿足以後需要休息似的。總之，這心理，非普通人所能瞭解，他的妻，也從大學畢了業，從江灣學校中搬回滬西私宅，三歲的小芳玲瓏可愛，大可連到外灘寫字

間閒談的次數也減少了。安寧，平靜，應該是奮鬥時期的初期中年人物，生活却如退休時期了，連淑芳都有點不解，對於這狀態。總之，大可這片段的行徑，實在是人慾橫流時期一種對於現實的反動行爲。

可是不久，蘆溝橋的砲聲響了，臨到最後關頭，人心急遽地轉變過來，一切世紀症都起了變化，尤其是上海人心，在敏感與好新的基礎上，迅速地迎接了這大時代，緊張，浮動，躍跳，興奮，交織成爲上海的羣衆心理，但投機，恐慌，失望，憂慮，這類心理，一樣的佔著多數，大可却獨自冷靜，他從辛亥以來，戰爭是他司空見慣的事，至於日本的侵略戰，九一八之役，長城之役，他親在關內關外，一二八戰後他也到過上海，他認爲沒有什麼可以使他驚奇的。不久，謠風大熾，市面騷動，虹口關北一帶居民向蘇州河以南遷徙的，勢如潮湧，可謂人心惶惶，朝不保暮，但在大可看來，也認爲是一種謠言的結果和不穩定的狀態而已。

終於戰爭的確全面化了，敵軍在上海大量登陸，佈防關北，乘機開火，一切謠言都變了事實，大可的自信力失了依據也有點恐慌了，這時蘭芳，他的小姨，剛坐了最後一班火車從南京疏散到上海來，喬治，她的丈夫，留在南京，蘭芳無處可住，自然只有住在大可家裏，她沒有小孩，行動自由，膽又大，不問流彈，常常出去，參加婦女慰勞會

的工作，那慰勞會裏老的，少的，擠滿一堂，徵集，救護，慰勞……忙個不了，蘭芳在這樣新鮮緊張的環境下活動，把戰爭的畏懼，逃難的痛苦，和南京家庭生活的幸福恬靜，一切都遺忘了，人生踏上新的道路，真是大時代的開始；也因為這樣，引起大可新的注意，新的趣味，在浦東巨砲的吼聲停止的夜裏，謹謹慎慎的回想和蘭芳過去的一切，覺着這又是一個時機，如果時機成熟，必然又是一種况味，但他也自承這是一種不應該的投機行爲，而且他似乎也沒有勇氣真的去舉行新的戰略，有時哨兵戰快要開始的時候，不是被對方擊退，就是自動撤兵，他覺着時代是變了，如跨過門檻似的，跨過了門檻，太陽射在地上，走馬路得要方正一點，可是蘭芳實在也可愛，洗直了頭髮，換上了短袖藍布旗袍，穿着方頭的黑皮平底鞋，跳進跳出，益發熱烈，光明平實，完全不像南京時代的生活，如果喬治看到也要驚奇的。

戰爭是一天天的延長下去，戰爭的面積又一天天地擴大起來，犧牲慘烈的故事。連篇累牘的在報上發現，抗戰的越堅決，越奮鬥；不抗戰的越旁觀，越恐懼，大可已被大戰的火藥氣，旁壓力，擠到第二類，後一種去了，平時養尊處優。所謂變更作風，變更人生觀，事實上都在養尊處優的貴族生活中，太平生活中，如水缸中起泡沫似的實在還是平凡，還是恬靜，現在，無邊的國難，空前的戰爭，像王大可這樣的人，如何經得起

他恐懼，他恐懼，他恐懼什麼呢？最大的當然是「生命」，父母撫育他，國家培養他，高官厚祿所養成的嬌貴的生命，於是他惶悚，他戰慄，如何確保生命的安全，成爲他每天必須作幾十次考慮的課程，除掉自己的生命而外，還有他的妻淑芳，女小芳的生命，假如租界出了問題，假如任何一方吃敗仗，都有兵災的危險，他想到這裏，知道再不能等待了，必須有商商量，有個決策，淑芳却慢不注意這些問題，只知道一天到晚調弄小芳，他不得不另覓參謀，找了一位姓高的同鄉人每天到家裏舉行兩頭會議，討論研究，忙個不少，但總是得不到結論，白白地被姓高吃去了不少香煙水菓，到了我軍西撤，租界局面惶惶不可終日，貪官，大亨，寓公，巨商，未忍吃虧，紛紛逃香港，大可如何能後人？在意輪索麻利亞未進口的三天前，和姓高的開了一次最後會議，決定搶兩張二等票先逃香港，今後的一切，到了香港再討論，那姓高的是一個普通商人，叫做高天，租界無論到了何種程度，都不會傷害到他身上，不比王大可，究竟是剛休息的著名公務員，可是高天的恐懼心，比大可還大，那天決定了逃命政策後，心才覺着有點放心，會議終了，馬上坐着大可的汽車到外灘意國郵船公司找熟人搶着兩張票，如獲至寶似的回去。

淑芳知道大可真的要走，這才緊張起來，並不是說她怕戰爭，怕兵災，或是怕租界有

問題。因為他對這些問題根本沒有考慮，而是她估計不定未來大局的變化，和她生活的將來，跟大可逃，似乎還未到這地步，而且大可也沒有這主張，不跟大可逃大可一走，何年何月回來，這家庭，這生活，究竟如何安排，於是不能不切實地跟大可商決一下，那天晚上，從窗門中望出去，雖然過了一個禮拜，那南市慘烈凶猛，空前未有的大火災，還在延燒的第七個晚上，火焰瀰漫半個天空，弄堂裏拖着幾聲有氣無氣的晚報聲，小芳已經在『席夢思』的床上睡着了。晚上，他們夫妻倆對坐在克羅密的小圓桌旁，舉行嚴重的家庭會議，首先是淑芳議員對內閣般的質問，於是大可沉重宣佈他的政策：

「現在我軍是撤退了，政府也已西遷武漢，上海成了『孤島』，和祖國脫離關係，租界人心惶惶，謠言紛起，未來局勢的變化，誰也不得而知，我是藕斷絲不斷的官吏，對上海的關係又深，日本人的勢力伸展到整個租界來找我，妥協嗎？於心不忍，強硬嗎？性命難保，就算避得好，躲得巧，也不能一輩子下去，我這年青錢也還不多，爲着我們的將來，還不能不做事，所以我第一丟香港去避一避，第二再看戰局的狀態，還想到武漢去走一走，當面和政府中一些朋友談一談，我們的國家究竟到了怎麼樣地步，戰事的前途究竟如何？我是不是還應該做一點大事？這些都是我目前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也就是我們共同利害的重大問題！」這番話說得淑芳不敢再質問。

「那末我呢？」只好換種口吻。

「你嗎，自然不是丟了你不管，你暫時住在上海，租界的問題，我內地有辦法再來接你，無法就回來，或是大家搬到香港去住，反正沒有事做，做個海外寓公，也並不對不起國家，何況你只當我是一次旅行。」

這樣，淑芳心裏的惶恐一切都消失了，張着兩臂跑過去，求暫時的安慰。

當淑芳在安慰末了時，聽得隔壁蘭芳從外面回來。

「阿芳這一向真有些瘋了，救亡救亡，連睡覺吃飯都忘記了……一種憐惜妹妹的好意，在大可耳邊發現，這使大可又頓然回憶起一切，一兩天後就要離開這裏，離開淑芳又離開蘭，使人悱惻！他仰起頭來看看壁上牆的小照，又睨視一番懷抱中的淑，這局面生生撕破，這關係生生中斷，不能說不是一國難嚴重」，他第二天一早起來，因為遲了看不見蘭芳的，跑到他房裏把昨夜的決議解釋給她聽，彷彿是求她的諒解，蘭芳卻真的不能完全瞭解，她說：

「到內地去很好，這裏你做事不大方便，不過到了內地希望你更真幹才與像這一向獨善其身的態度我是不贊成的，姊夫？」

「自然爲了幹，我不致於再消極，請你放心，不過我們是要暫時分別了，芳，你想

· 才得相逢又別離，我們至少是有些難過吧，」他想引進題目去，好做文章。

「現在是甚麼時候，還顧得到個人之間的感情，可，我勸你不要這樣，你痛痛快快

的走，這裏有我幫着淑姊，一切不會有問題。

大可攻不進去只好作罷，心裏想：「阿蘭變了呢，還是時代變了？」

一切都準備好了，一輛「別克」放着不用，不如賣去，錢做旅費，四個銀行摺子交與淑芳，並且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用了「王奇」之名義，在台拉斯脫路租了一幢小洋房給淑芳住，這天下午兩點鐘別了淑蘭，到高天家和高坐弄堂裏出租的黑牌汽車到新關碼頭，人是從來未有的多，好在兩個人行李不多，擠了上去，關上房門，靜待開船。

三點正，一陣清澈的銅鑼聲起響，知道快要離開上海了，究竟有些悵惘，美麗的陽光從窗子上的厚玻璃上射進來，應該是愉快，反而激刺得更滯板，失意，鑼聲，同時使人心裏反射慌張，急促。

「實在應該讓嫂夫人來送送你，這樣遠的別離」。

「這種情形下，走路越簡單，越乾脆越好，老兄」。

雖然這樣說，大可心裏也未始不想和淑芳還有蘭芳、小芳見一面，在這離別的煞那

船是緩緩從黃浦灘向東北進發，預備溜入長江，再出海口去，事實上都在敵人海軍勢力控制之下，從新關碼頭到長江口外，因為是第三國的商輪，所以沒有動靜，但你可以看得出江面是那麽靜謐的，週非舳舻千里，桅檣鱗比，比得平時情形可比；就是和船上旅客們，也似乎都如大可自己地在半屏息間跟着船通過這水上警戒線，所以他和高天間也竟沒有什麼話，好似不敢做聲似的。他們都斜倚在牀上，兩眼注視着窗外，窗外有屋頂，樹木，電竿，煙囪過去，似乎都穿上奇異的外套，色調和姿態和以往所見有些不同了，直到天上掛下黑色的幕，船內燃起雪亮的電光，大的視線和自然界已經像似隔斷，這才換了一種情緒。

侍者來催吃飯，一反省肚子也有點饑餓了，只得振作一下精神，和天溜出去，到了飯廳，空氣大變，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擠滿一堂，幾乎使僕歐無法擺佈，在人叢中看見老友羅亦人，他的旁邊一個摩登女子，分明是影星綠黛，似乎和他有關係的，亦人還沒有看見大可，綠黛早已察覺大可在看他們了，笑迷迷的向大可招呼，亦人才看見大可，連忙擠過來和大可寒暄，綠黛在上海交際場中本來見過幾面大可，這時一面是跟隨亦人，一面是如受了吸引似的，也跟着擠過來，大可不便問亦人何以同綠黛同來，因為他知道亦人的太太胡鬢沒有同來，同來的是這位，裏面一定有文章，於是大家坐在前排吃

晚飯，大可並且介紹了高天，飯菜很好，亦人尤覺開胃，叫了酒請大可喝，大可引不起多大興趣，淡淡地喝了兩杯，亦人可醉了，吃完飯大可送他和綠黛回房間，因為亦人倒下去不到三分鐘就睡着了，大可也就從這雖然精緻究竟不易周旋的頭艙裏退了出來，臨走綠黛甜甜蜜蜜的送了一個橘子給大可，說聲 *See you again* 把大可向外輕輕一推，大可想「這是上船來四小時內第一次的羅曼蒂克」。不過他又想：「亦人這傢貨如何會獲得這蘋果似的好人，倒是個研究資料。」

回到自己房裏，天也脫了衣服。

「怎麼啦？」

「早點睡，養養神，現在總算離開了可怕的上海」，——這時船已經有些搖動，早到了東海！

大可一時不想睡，並且窺見十七八的月亮在海中已升得很高了，動了雅興，換了一件衣服，輕輕走出房門，讓天一個人在房中安靜。

經過客廳，那穿着綠色絲絨外套的幾十個沙髮上，坐着不少人，在吸煙，在閒談，悠閒高貴的氣派，絕對不能和上海地面的新動態比擬，最奇怪的，若干高等華人離開了孤島半天，也已經像忘記了一切似的。隔壁舞廳中更有爵士樂送過來，連大可自己也不

無「如此良宵」之感。

出了客廳門，踱到廊上，那是一條百尺長，丈餘寬的長廊，靠船舷是短欄，向內是客艙的矮壁，每一客艙的小窗門上，從簾子裏透出嫩勻的燈光，光線投在廊上，使行走者有一種神祕的感覺，欄外，又是幽深的碧海，又是無際的蒼天。月亮掛在天空，無言地注視着大海，月光加入廊際，更增添一種視覺的美感，大可悠然地在欄上靠了一回，對此良宵美景，倒引起一種傷感，似乎遺失了什麼。缺少了什麼似的，自己檢點心境，七七前的情緒又復現了，在旅途中，在散人似的生活裡，已不會回憶上海淪陷時那種恐慌緊張的情景。

無意義地閒踱，瀟瀟灑灑的散步，真是無拘無束的自由動作，不期而然已經快到了艙前的盡頭，有一個人靠在向前的欄上，在望船首破浪前進的雄壯狀況，那是一個女人白色的長袍，罩着嬌綠坎肩，兩臂支在檻上，兩手托在頤上，那黑色的長髮散在眉上；看下面，赤着腳白帆布半高跟，鞋跟却不在地上，於是她們的腰肢，更顯得纖細，這是一幅圖畫，幽靜美妙的畫面；這是一節影片，生動有情的鏡頭。大可在癡一般的睨視中，自己不知道了自己。

似乎是熟人，但無法使她知道自己是她知道自己是她的熟人，也許不是熟人，那却

不能有冒昧的舉動。這怎麼呢？如此局面總不能如此延長下去。終於他取出煙盒來，燃火柴，一種細小的爆裂聲，在如此幽靜的環境中。自然是夠引人注意，她猛然轉過頭來。

「呵！蜜絲忒玉，是你，叫我嚇了一跳！」

「是你，黛，這樣靜靜地，享受着自然的樂趣。」

「無聊呀。怎麼談得上享受，什麼時候來的？」

「有一會了，先是在後面散步，剛過來的。」

「不曉得是我嗎？」

「不曉得。」

「假如不是我……」綠黛挽了一種口吻，顯然談話的序幕已過去，她要準備經過場面轉進正文。「你預備怎麼對付她呢？」

「這……」這通樣的柔性的辯護，使大嗎一時倒答覆不出，「這怎麼好怎麼的去對付她呢，真多，跟她寒暄一番，再頂多贊美一番夜景，如果她也是中國人的話，最後也不能贊美到她的本身。」

「那沒對於我呢？」綠黛放出課題來，做着媚眼，希望有滿意的答覆。

「你瞧，我有什麼不敢贊美呢……」綠黛逼近了一步，弄着姿態準備靜聽大可的贊辭：「你有現代的動態美，又有古代的靜態美，你秀多而慧中。」

「意見得呢？」這並不是否認大可的贊美，而是希望得着具體的註解。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鏡頭下，跳舞時，你充分具備現代動態美的條件；但在此刻，靜靜的夜裏，冷冷的月光下，欄干憑處，搖落天風，這靜態美是無可否認，可惜……」

「可惜甚麼？」她惟恐大可說出一「美中不足」一類的句子。

「可惜沒有攝進鏡頭去……」！

「可惜……」她微微嘆了一口氣，眼中露出怨意。

「可惜甚麼。」

「可惜亦人不像你這樣的瞭解認識，可惜亦人……」她不說下去了。

「對於一個不認識美的人何以給予愛呢？」大可一半是挑撥，一半是詢問。

「不要提他了，不過是有幾個錢，其實都是民脂民膏。」顯然不願意談到自己的缺點，大可只好轉過鋒來。「本來愛是無理由，也是不可捉摸，太不認真了，找不到愛的核心，太認真了，不如不愛，你說是不是？黛」

「對的，是不可捉摸的，並且，總算我是愛亦人，總算不儘是爲了物質。但至少可以這樣說：我對亦人的愛是一種有邊際的愛，但我似乎還應該有一種無邊際的愛，就是說不受拘束，不拘形式，隨心所欲的愛。」她的語調轉趨激越，顯然是一種不滿足的反動浪潮，同時彷彿在她身上有一種力，需要應用，需要表演似的。

大可是被激動了，也前進了一步，也感覺有一種力，從四肢百骸中放射出來，如同打了氣的皮球，全部在膨脹，整個在活躍，血流加快，呼吸迫促，在幾分鐘間已經是換了一種人格，他拿眼睛答覆綠黛，自己願意作爲她的無邊際的愛的供給者，這答覆的眼睛，是一種誠摯，懇求，哀憐，勇敢，奪取的總和的暴露，受答覆者完全瞭解，即時回答一深表歡迎的無言之辭句，他的兩手扶上她肩頭，一種涼的溫柔，滑的粘膩，在他掌心，在他指尖。

她閉上了眼睛，眼皮承受着月光，似乎有一種反射的光彩，到大可眼中，那濃黑的睫毛如果眼皮是天際，那睫毛是地上最鬱鬱的森林了。這是佔靜完美的一瞬，過此便轉入第三階段了。

不忍把嘴毫無顧忌地驟然下去，那是因爲月光在脣上，更顯得紅潤嬌豔，如同對付最完美最成熟櫻桃，在手裏面不忍把它馬上送進口去一樣，但這局勢是不由你不送進口

去，因為它固然是香，可也就太甜了。

這夜裏，風平浪靜，月光下的海之夜，有如是遭遇，大可還能記得甚麼，想到甚麼，準備甚麼呢？同樣，綠黛此刻自然也忘記了有一個可憎的醉漢倒在第十三號頭等艙的床上。她在非換氣不可時，把大可略微推一點開，於迫促的呼吸後，醉着兩眼注視大可的兩眼。一種適意，一種滿足，一種沉醉，又一種銘感的「視力」之表示，使對方深深瞭解她是愛他了，這也許就是她所謂的一無邊之愛，是一種彼此各不負責的超然之愛。因此，彼此沒有甚麼未來的計劃。過去的檢討，現在的考慮，在適當的時期以後，綠黛提議回自己的房，大可不再貪戀送到艙口，悠悠然吹着唇哨回他自己的房去，那高天已經早任另一世界了。

第二天，很晴朗，在早餐時，大可看看綠黛更嬌豔了，心裏暗笑：「也許是無邊之愛的培植灌溉的原故吧；反之那亦人滿身銅臭之外，宿醒還沒有醒，「何必括地皮，何必貪污，一聲砲響，一切還不是等於空，何況連異性的愛情都把握不住的人，還有甚麼話可說一。其實他自己應該受攻擊的，自己却也不知道。在亦人，雖然是宿醒未醒頭腦簡單，可是對大可，在裝着紳士派頭慢慢地喝早茶時，何嘗沒有一種觀察：「氣度如是舒展，架子如是足，不過是個半官半學的新式流氓，一切都不切實際，平日只追逐風流

，到了風頭市場上海淪陷後，你也不能不跟我羅亦人一樣的逃跑，其實你有多大財產，你的性命又值得多少鎊，也配如是膽小」？他可壓根兒想不到綠黛已愛上了這個半官半學的新式流氓。

在綠黛自然更有一種不同的觀察，利用這早餐的機會：「可憎的，在這陽光下稠人中，更是可憎；可愛的在這陽光下稠人中，出類拔萃，更是可愛」。她望望餐廳玻璃窗外的天空，那無邊無際的天空，確是有一種象徵。「不應該說太虛空，不應該說無把握，這是廣泛，這是博大，這樣才無所不容，無所不包，是光明，是和平」。想着向無邊之愛的施予者深深地一望，大可收到電碼了，回電是喜悅的微笑。

飯後，綠黛藉故留在客廳裏，亦人也冒充文明，在客廳裏抽煙。大可到房裏拿了一本書來閱看。在這微妙的空氣下，只聽得巨輪之首破浪前進的聲音。

船行很快，第三天上上午十一點就望見香島，大可是在五年前回國時最後一次經過香港的，這小小的華南繁華之島，一別已五年了，就外觀看來，似乎什麼都沒有改變，然而內部的實況，因為中日的戰爭，更因上海的淪陷，社會各種情形自然大有變動。十二點正靠近九龍碼頭，大可高天亦人綠黛四個人相將上岸，碼頭上各有各的朋友備車迎接，分手時亦人告知大可今晚宿六國，大可告知亦人宿新新，綠黛問了一聲「是用你的名字嗎？」大可點了點頭。

大可和高天跟着朋友，先到彌頓大道一家新開的川菜館裏吃中飯，價目比粵菜高不少，可是營業很發達，各個房間裏擁滿着各種各樣的人，從上海來避難的高等華人，從漢口來公幹的公務員，特非廣東人以吃川菜比較相宜，即是廣東人也要學時髦，點幾樣豆板鯽魚，回鍋肉這類的菜，也有時先沒有通告廚子少加辣子，以致臨時伸長了舌頭，縮不進去的。那些人物的服裝，有長袍馬褂的，有中山服的，已比過去的香港複雜多了。點了菜，大可一壁喝茶，一壁看香港報紙，那戰時新聞的標題中一個個的大字，起

初看不錯，後來知道「敵」字的代用品，在上海看慣了「敵軍」「我軍」一類字樣，「我軍」「敵軍」一類字樣，在此刻看「我軍」「敵軍」實在有點不順眼，上海租界，香港是租界地，這點不同，日本不但不是英國的敵人，日本也不能視香港中國人所辦的報紙為「敵報」。

再看「天文台」陳孝威洋洋灑灑的抗戰軍事大文章，大有馬賽革命曲的風味，算是盡了鼓吹的能事，再看香港的小報比上海的趣味低到百倍，可是花柳廣告上却禁載「白濁」一濁」字，往往成為「白口」或「白濁」矛盾得可笑。這些小地方大可以前兩次經過香港都沒注意，第一次初出洋手忙腳亂，看不見這些；第二次新回國，亟於到上海，無心留意這些。

在散座吃中飯，四方八面都是自己的同胞，可是很少聽到提起國事的，香島寓公，如是如是，大可自村比這些人愛國多了。

吃完飯，到新新酒店，房間是朋友曹先生替他定好的，三元港幣一間。曹先生走後，大可主張睡一回，高天却硬要他馬上陪他去遊香港，坐山上電車，自己並亟於要到皇后大道去看三個朋友，商討大計方針，於是整理了一下行李換了一身新洋服陪高天坐公共汽車到輪渡碼頭，天棲對於輪渡的設備管理和座位的舒適先贊美了一番，然後必恭必

如長草之茂盛。在白浪激盪海鳥飛舞中，漸漸地接近了這花冠，這花冠，如新娘之花冠，談話一點，

先在維多利亞皇后銅像前徘徊了一會，再帶高天由鐵軌道向東走去，爬了幾重坡，進入上山電車站候車。一回見那電車彷彿從天上開下來似的，很沉重的停在眼前高天鄉下人似的跟着大可上了車，雷門一開，車底下的鐵絲纜發動，把這節車從三十五度的斜度中向山上拖去，高天在上海坐了十八年的電車，此刻真有點不慣，兩手緊緊扶在椅背上，眼睛又捨不得不看車窗外的風景，但總覺有些不放心，自己也知道有些氣喘。

到了山上，下車出站，氣象一新，別墅花園，星棋佈置，正是英國紳士和高等華人住家休養的好地方。高天跟大可再轉上幾層，已到山頂，被襟當風，向南望去，海風雲氣，景象萬千。海中好些小島，激浪成花，白沫飛濺，種種情形，和北面的海灣，大不相同，高天以爲「心曠神怡」，不虛此行。

歸車直瀉，壯氣如虹，高天再搭電車到銅鑼灣去看同鄉，解決住的問題；大可走皇后道，商討大計方針。

皇后道的朋友宋之漢是從前經濟委員會的老同事，也是美國求學時代的老同學，外灘公司中的股東，志同道合，關係極深，在八一三不幾天後，之漢就把他經營的業務的

重心移到香港，當時本勳大可一起轉變，因為大可不信上海的局會如此，不答應同走，所以之漢獨自先走，三個月功夫，已把一家香港分公司辦得日有起色，大可暗暗佩服他的眼光和手腕，此番移樽就教，深信他能指示迷途。

「你要在香港作寓公，要在香港經營些事業，自然都不成問題，不過你的個性和我有些不同，你好動，你喜歡政治，雖然最近沉默了一下，乃是變態，所以擬我的意見，不妨再到漢口去看看，究竟政府對於國家大局有什麼主張，究竟局勢還有挽回維持的可能否？如果便當湊巧，而又不愁沒有退步的話，你也不妨擔任一些戰時髦職務，嘗嘗新鮮味兒，我相信以你的聰明才智，隨時隨地都可發展，而且會適應潮流，推陳出新，又會從複雜中找出路，矛盾中想辦法，只於安全問題在平時有法租界，可以掩護，到臨時則武漢三鎮，四通八達究竟也容易走，得志「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不得志「君子獨善其身」，回到香港，你們老朋友還有什麼不幫忙的，再把家眷接來，任他三年五年，等打完了仗，回上海不遲。如其說香港極危險，日本會找大英帝國的老虎頭，那真是神經過敏……」

這一段話說得大可不得不佩服，答應之漢決計照辦。

六點鐘之漢請大可到金龍酒店吃晚飯，並用電話約了幾位熟人。那金龍的霓虹燈宛

如次級鑽石在夜城中，燈光下，更又復至如歸。連那馬路上熙往攬來熱鬧的情形，也與五年前十倍，這不能不說高等難民太多的緣故。走到金龍半樓梯，已經感到酒綠燈紅，金迷紙醉的實在性，幾個白衣短袖的女招待，來往奔波，輕巧敏捷，如穿梭粉蝶，素著綠條，皆一時上選。大可和之漢剛跨完扶梯，即有人巧笑倩兮的奔來，一面致歡迎辭，一面還面抱住之漢親吻，平日以社交第一線著名的大可，至此也無所措手足，很難為情地呆在旁邊參觀，那動作姿勢，完全是電影化，之漢竚立在扶梯口，俯首着；那女侍兩臂圍在之漢頸上，一隻小腿朝後翹起，白雞皮的高跟鞋底向着天，身上穿的是短的旗袍，旗袍邊緣上鑲着細細的藍邊，小腿全部裸露，矯健遠勝上海，大可只有這樣的看下面，上面實在抬不起頭來，這種意外的遭遇，引起了他免期後天的羞惡性，自己不能替自己辯護，自己已是新環境中的舊人物了。

他們一會解開，之漢替她介紹了大可，大可更覺赧顏，也只好跟之漢進房間去，女侍又向之漢說了一些何以幾天不光臨，令人紀念一類的應酬話，然後出去找手巾飲料，大可看了看之漢，大有一士別三日當刮目以看之的意味。但是之漢毫無反應，這是習以為常，司空見慣的符號。大可又想，五年不見，香港有如此的變遷，這簡直是外國風氣，那裏像是亞洲內幕。從當時一般人對於當時情景的視若無睹一點看來希更證明香港這

地方變動之快。回頭看看十里洋場的上海，確是陳舊落後之至。因為上海無論如何被人批評指摘，女招待一見客人，公然在樓梯口跟客人抱吻的事實還沒有發現過。

席間，賓主都很歡洽，尤其是有阿鳳，陳姑娘這些佐酒的人在旁邊。

大可忽然聽到隔壁房裏有一種極熟的女人的笑聲，想不起是誰，再細細聽她說話，知道她是誰，却很奇怪，何以她也會到此地來？

一會酒興發作，就跑到壁縫上去窺探，果然是玲娜，只是陪着一個穿中山裝的華年男子，在對坐飲酒，一時感想萬千不知自處。找了侍者一問，知道另一個是從廣東來的要人，女的平日交際極廣，手面極大，他勉強鎮定地坐在席上，拿酒興遮面色，人家還看不出他的心事。

終於寫了一張小字條：「住何處？備訪，可。」叫侍者祕密送給她。一忽兒侍者送回小條子，「六國三〇三」五個鋼筆字，知道玲娜也住在六國飯店，但此刻因為受了玲娜的刺戟，對綠黛的興趣，也突然降低，眼前阿鳳陳姑娘等不相識者的酬酢愛情，更不值一顧，自以為達觀灑脫，掃盡封建的三大可，到此也是人情所不免。

八點半席終人散，大可又跟之漢到他那裏坐了一回，然後蹣跚地出來，托辭渡海回新新，實際則向六國之路走來，慢慢走，慢慢想：自己自從跟玲娜在北平別後，半

年功夫國家個人，都是滄海桑田，不堪回首，然而玲娜何以也到香港來呢？最大的理由，不過是蘆溝橋事變擴大，北平陷落。可是爲什麼不避天津。天津不安，上海呢？也許到過上海。然而爲什麼又不來看自己？自己住的地方，玲娜無從知道，到香港來難道也是爲避難，做寓公？還是有別的理由？那麼這中山裝的男人，和她又有什麼特殊關係？金龍酒店侍者不是說她交際很廣手面很闊麼？何以廣？何以闊？這般自問自答的一直到席散。

問了三〇三，確是她，想進去，侍者硬要他在客廳裏等候，等候三〇三電話裏的回音，大可只得站在電話機旁邊，聽侍者和玲娜談話。總算承蒙應允，但是要請客人在外面候一候，大可又只好坐在客廳裏翻報紙，實是等了五分鐘，忽然看見一個男子從穿廊裏掠過，背影好象是那金龍酒店裏的傢伙，一會兒侍者也來領他進去，三〇三房間的門閉處，半年不見的玲娜，盛裝出迎。

更妖豔，更嫵媚，更生動，更令人眩目，但是彼此之間似乎已隔了條線，似乎有些又疎。大可客人似的上去跟她握手，覺着她有亦微顫，拿兩眼釘住她兩眼，她的目光生似乎有些閃動，不像過去見面時的誠摯固定，深切熱烈。

玲娜把他引到沙發上，讓大可坐下，然後自己也慢慢地坐下來，稍稍沉默了一回，

開口問：「你到香港？」彷彿香港真有她可去，大可不應該來假說。

「是的，我也來了，爲着逃難，沒有別的原因。」

「幾時到港，住在那裏？」

「今天剛到，住在新新」。

「只是一個人嗎？」裝着未恐他有同行者的腔調。

「只是一個人，但和一個朋友同來」，說詞並無侶伴，只是一個普通的朋友而已。

「……」嬌媚地一笑，但是造作的，並非真的喜大悅大可沒有女人同來，便利她和大可行動。——那在旅途中不感覺寂寞嗎？——雖然是關心的話；但其情緒，對於這旅途的寂寞，却如隔岸之觀火——其實大可之旅途倒並不寂寞——

「沒有什麼！」玲娜，我很想知道我離開你以後的一切和這次爲什麼來香港的道理。——顯然不願和她多談無爲的話。

玲娜扭扭了一番，開始報告她離開大可後在北平的生活輪廓和這次來港的原因。

「你走後，我一個人住在北平，到我也離開北平，其間不過是半年的光景。說短，平安的電影片已換過五十次；說長，現在想起來，這半年的功夫，真是短短的一個「故都春夢」——實在，北平這地方很配我的胃口，人們都說北平這都市安靜無爲，宜於老年人

的生活，其實北平的外表雖靜，骨子裏還是從活潑生動，夠人欣賞的，你該知道北平有這麼多的大學生，有這麼多的大學教授，又有這麼多的國際友人，一切文明的行爲，現代的生活，北平皆不缺少，在我的立場看，在這文化水準如是高的都市裏，標準男性如是多的都市裏，生活的趣味實在高出南京百倍，尤其是國都南遷以後，官場中大多數從津浦路南進，留下來的一些道老關門念佛，遺少跑韓家潭，石頭胡同，墜壁清野，跟我們這類人的生活環境不相關連，比南京清靜，動一動就有官參加，譬如你看電影，跳舞，喝咖啡，遊樓霞山，玩後湖，總有他們。」

「所以你終於被科長俘虜，做了官太太」，又聽到這一套反做官主義的宣傳論調，覺着玲娜這人的個性思想真奇妙，特地插上這一句，打她的趣。

「一是的，所以我不喜歡南京但也幸虧在後湖碰着了你，脫離了這苦海，又到北平去吸了這半年的自由空氣，至於我在北平半年來的生活，如果要報告，一言難盡，好在你不是普通的男子，專門關心女人和其他男子們的私生活的。我也爲了你的頭腦清晰明朗。在任何場合下，看見你總不感到局促，實在我們之間的友誼，太自然了……」一種強勉的笑，顯然是解釋金龍事件和剛才的情形，並且以其一貫的理論來掩護，但大可總覺得她所說的話勉強，沒有像過去那樣的灑脫飄逸，思想自然是和自己一貫，但目前的

行動和情緒，似乎已經不能代表這思想了。

「不談在北平的情形也好，離開北平跟到香港的原因希望你明白的講。」

「那是很簡單的，蘆溝橋事變，如此緊張，你說應該不應該離開北平，北平淪陷，天津危殆，你說應該不應該離開天津，到了上海，本想找你，可是八一三事變又起，倉皇又逃香港……」

「倒是一個十足的恐日病者，和你對其他的勇敢情形，完全不同。」

「秀才選着兵，有理講勿清，何況我們女子在戰爭中有着天然的缺點，怎麼可以不提防？」

「你並沒有到過香港，到了香港你又怎麼樣？」

「笑話，一個地方難道一定要到過，才可以去，北平又何嘗到過，不是我一個人好好的住了半年嗎？一切地方不安寧，不到這世外桃源的香港來做什麼？」

「那沒你以後打算怎樣？」

「暫時住一住，我看來戰事也不會拖過一年半載的，終有結束的一天。」

一種往昔的熱情，往昔的吸力，如同被窗外海風吹散似的，在玲娜整個肉體中，靈魂中，儘管裝腔作勢，竭力模擬往昔後湖時代，中央飯店時代，滬平車時代。以及北平

時代，善變是不是女性的特徵。「水性楊花」是不是舊文人污辱女性的文辭。的確都有待討論。按說玲娜這樣熱烈灑脫，渾然，天真，的新女子，在毫無足以變化兩人間的情緒的因素時，其情操的素質竟如是變遷，是一件不可解釋的事：要是普通的女子這本是一件之尋常的事，任何心理的變化，外物的戟刺，都可以促使女性對男子情緒的轉動。但玲娜決不可以此種理由解釋。因為玲娜對於自己一切物質的，制度的，以及物理性的各種女人對男子的關係，都無所適用。當初在後湖結合的時候，彼此純然由於上帝指定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相同的關係，這種結合超出了時間，超出了空間，超出了所謂人類社會的典章文物，風俗習慣，所以在兩人關係史的發展上，絕對沒有受過外界的一點牽制，人性中後天思想情緒的影響。如今短短的半年不見，況且此刻又同在患難中，同在旅途中，相見之下，應該驚喜，應該狂熱，最低限度，其形式應該如金龍酒店的 *Madame* 於自己的朋友，其內容應該是忘記了一切，沒有了一切，是怎麼一回事才對，大可不願再想下去，總之，他覺得玲娜是變了，雖然在普通的見解和看法未必就能判斷他是變了，但大可確能察知他是變了。

關於大可這種躊躇，這些研究的眉宇間的反映，玲娜也能察知，因為他的變動，並不是說變成蠢愚，變成麻木，她的變實在只是由於情操的墮落，民族細胞情操的墮落，

，所以使她失了精緻的常態，關於這點，她自付頗對不起自己的情人，所以當她察知大可對她懷疑不悅的時候，她已開始受責備，遭受懲治，她很痛苦，她很惋惜這樣曼妙的好辰美景，她張開兩眼望一望窗外的明月，定神聽一聽浪花的激蕩聲，自知已經離開了自然的懷抱，成爲人海中醜惡的一員，要是對照過去後湖坦白，赤裸，偉大愛之場面，尤其覺得目前的可恥與卑劣，她幾乎要發昏，要哭泣，但被一種利害的觀念克服住，不肯自承錯誤。他在大可這樣的冷局面的形勢下，和自己這樣的免強下，終於發出美麗的冷笑，打破了這沉悶的局勢，並且跟大可添上一支紙煙，劃着洋火，順便一個媚態，希望遮掩醜惡的發掘，但是接受者只接受了火，沒有接受媚。

如此以致是桃色的旅店之屋，加上了一層灰幕。陣陣海風不特不能陶醉，簡直拂散了一切預期的或是希望挽回的興趣。

如同有一個悶氣的活塞，塞在胸頭，不把這活塞拔去，實在難過，於是，很堅決的說：

「玲娜！請你恕我，我要對你說一些你所不願聽的話，因爲在你我的關係上，我有權利說這些話；可是請你放心，也只是這一次，以後恐怕再沒有機會和你說話了。」

「哦，那沒你說吧」她很有些衝動。

「玲娜，我覺得你一切都變了，變得這麼快，這麼利害，雖然在表面上不易看得出來，但我敢斷定你是變了。」

「是嗎？」一種假鎮靜中的假笑，「哈哈，」我變了，變得怎麼樣呢？

「變得很奇怪，恐怕在北平時，就開始的。」

「北平時……」她一驚，這是她的暴露。

「是的，北平時，我想一定如此，你那大學生，大學教授，尤其是國際友人太多了，會使你變……」

「國際友人……」？她趕快住口。

「也許，就是國際友人，把你的氣質改變了，我知道，像你這樣如火一般個性的女子，中國人除我而外，是不能影響你的。」

「不能影響？你敢說金龍酒店陪我吃酒的那個中國人，中國的官吏，他也不能影響我嗎？」

「不能，除非他受你的影響」說了釘住她的兩眼，以總動靜，玲娜眼中現出驚慌恐懼的神色，但還是竭力鎮靜。

「你別小看他，不見得比你差，影響不了我」——總然是一種游詞。

「玲娜，不該這樣，且問你這是什麼人？」

「他嗎？廣州的重要員，怪你不識面貌。」

「到香港來幹嗎？」

「公事，人家不像你這樣，只是躲避困難；人家是積極團結，共赴國難。」

「明天還來嗎？」

「夜車上廣州了，下星期再來，你如果要認識他，我可以替你介紹。」

「不必，我到廣州，自己會去找他的。」

「做什麼？」有點急了。「人也不認識。」

「不認識，已經認識了狀貌，可以問新聞記者，我去告訴他，再好不必跟你往

來。」

「吃醋麼，好意思！」明明以此自掩。

「是的，就算吃醋，這吃醋的行爲，比你國際友人的不吃醋要好得多！」

問題越逼越緊，形勢驟然嚴重，而大可此時對於玲娜行動的內容，也思過半了。

「大可，你夾七夾八的說些什麼，我可不許你如此放肆，在我面前。朋友是兩相情願的，如果你不高興我，可以不必再見面，如果我不高興你，我也有權跟你停止往來。」

這體面是正到頂了，大可對玲娜的興趣，本是減少，發現了她的變化君不忠，而興趣味，此時已不能忍耐，但不轉念：「既然沒有了愛，又何必跟他計較，至於那個大問題，以自己的性格對於國事的不十分關懷，也就不必去重覆它，況且戰爭期間，那一國沒有這些人呢？」大可這意外的忍耐，和對國事的灰色態度既如此，也就當場輕輕地放過玲娜，只是抱着 一顆氣忿失望的心，頭也不轉的走了。

在氣忿與失望中離開三〇三，剛一轉彎恰恰碰到綠黛，穿着繡龍的睡衣拖涼鞋，樣子十分嬌健，嘴上的口紅，紅得可憐，綠黛非常高興，推開左手的房門，讓大可進去，大可知道她以為自己是專程來拜訪她的，於是也裝着專程晉謁的樣子，進入了二一二，綠黛繼進，關上房門，笑嘻嘻的來應酬大可。

「亦人呢？」這是首先要問的人，要問的事。」

「到新亞打牌去了。」

「打牌？彷彿說：國難嚴重，尙有此閒情逸緻。」

「是的，好朋友方治平的電話，一連三次，這是飯前去的，這一去恐怕要到後半夜兩三點鐘才會回來，只是我倒盡，連晚飯也沒有人陪我吃。」不勝怨恨。

大可看着她嬌到如是地步，竟不能迎合非常時期的要求——其實大可的行徑是否迎

合非常時期的要求，他自己却也不會研究。

「還沒有吃晚飯嗎？」

「是的，只是吃過一些點心。」

「那麼我陪你吃，到外面去，還是就是六國？」

「就在房間裏，自由些，又免得穿衣服。」說着她就打電話給侍者叫酒菜。放下電話筒又和大可閒談，一會酒菜進來，就在套房裏開始享受，大可本已吃過飯，再吃些酒菜却也無妨，綠黛本吃飽了點心，但經撒了嬌，自然只好放開肚子吃，外面的月光，外面的海風，照着，拂着，再加上綠酒紅燈，桃花人面，構成一幅香島的夜之圖。

清風吹過酒面，一種沁脾的芬芳，從大可油然起了種難以關閉的情緒，月光照着花容，照着琥珀色的玻璃杯，一種眩目的色之美，光之美，從大可的兩眼也發出醉人的光彩，反映在綠黛的腦海中，如晴和而向晚的海面，被上一層美麗的夕陽的光彩。

海面已深深地感受下這夕陽的美麗之光，從微風中掀起小小的波蘭，那陽光就起了燦爛的金色之鱗片。他和她同時墮入夢之境裏。

午夜，大可有些疲乏，想回新新睡覺，可是綠黛仍留他閑坐，因為亦人的光降，起碼還須在三小時之後，於是大可又陪着綠黛在窗口飲茶。這時月亮已西斜，海面靜靜地

，已無船隻往來，大可被涼吹拂，對於方才的夢境，漸漸吹醒，覺着不過是一個夢，更覺着應該讓它成爲一個過去的夢，不可回憶，更不可讓它連續，因此不敢再端詳綠黛，體味綠黛。把眼睛又慢慢移到海面，再沉思玲娜的一切，又不禁氣上心頭，因此感覺香港這地方，不可久住，的亦誠朋友的叛變，萍水相逢者的糾纏，都是自己目前的景况所恐慌，所不需變，這樣他裝着滿腔誠意，握別了綠黛。

在六國大門口居然碰到亦人，打牌已經打得顛顛倒倒，看見大可，不知所云只是說：「明天，明天，明天我來看你，有要緊的話和你講……」說着顛顛倒倒地進去了。大可不曉得亦人有什麼要緊的話和他講，這時自己也疲倦了，不再考慮這問題，忽忽渡海，回到新新，高天已是好夢幾轉了。

第二天大可吃了早飯，魯真必恭必敬的在房間裏候他，約莫十點鐘，亦人果然來了。

「走不走，我們一起，明天坐飛機到漢口去跑一趟，票子我請客，由我買，」撈頭下動員令。

「爲什麼這樣急呢？」

漢口來電報催辦交代：並且另外有新的事情，要我去辦，所以我亟於要去。你呢，

「猜想也是想去漢口走一走的人，所以來約你。」下了註解。

「……」大可笑了一笑，一時答不出話來，可也考慮這問題「也好，就去走，橫豈是要去走一趟的，況且，這裏實在住不得，又多氣，又多糾纏。」於是笑着

「可以的，我陪你去走一趟，反正沒有掛累，坐飛機也方便。」

合同簽訂後，亦人滿意而去，決計替大可買一張飛機票，以證諾言。

高天同鄉家中的房間已裝飾妥當，在九龍乘機，送走了王天可，就渡海住到香港同鄉家裏，當他正在同鄉家裏用第一次午膳的時候，大可和亦人已經飛到了漢口。

武漢三鎮，人文薈萃，動蕩萬千，緊張的日夜在動員狀態下工作，弛緩的躲在租界上，拚命化費他以為快要無價值了的法幣。身處其間，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接，比之十五六年北伐時期，熱鬧十倍。大可住在德明，亦人住在揚子，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早已無從見面。大可此來，說得難聽一點，是作是否投機的準備，所以下馬伊始，就是拜客，各機關裏的一些熟人，三天之內，差不多都見了面，抗戰虛實，略知大概，由於三天三夜的應酬，戰時重鎮的社會內層和一般心理，清清楚楚，而自己所要參考以解決自己問題的，也有了一半的結論。

到了第四天才有空去找喬治，好久沒有會面的膩友，有着比一般關係更神秘的超時代的「連襟」，章喬治，在一個機關中擔任處長，工作的性質和地位跟自己在北平時代差不多，大可第一個觀念，正和普通政府線以外的文人一樣：「何等重要的地位！」所

以當他握着喬治戴了鋼鑽戒指的右手的時候，也如年青的新聞記者握到要人們的手差不多的，光榮，興奮，在這意識下，彷彿已經忘記自己剛從政界休息下來似的。

喬治十分興奮，對於大可的忽然從天而降，馬上願意陪他到自己寓所去縱談過去。「才九點半，正是公忙的時候」，彷彿不敢驚動似的。

「沒有關係，公事下午再來辦，陪你先去談一番，舒舒服服吃頓飯」，說着一面拉大可出去，一面照呼當差預備汽車。

從上車到下車，不過三分鐘，「喬治這傢伙真正時勢造英雄，忽然紅起來了，出國前還在自己下面，回國後也沒有什麼，幾個月不見，形勢如此大變」。大可心裏這樣暗想，兩脚却已跟他走進聯保里寓所。

「房子實在缺乏，好得只我一個人，將就將就」。大可一看是上海弄堂式的房子，徐悲鴻的馬，于先生的字，嶄新的木器，戰時生活，決不算困難，傭人送上茶，煙，水菓，兩人在沙發上斜對坐下，點起三砲台，相視一笑。

「誰先報告？」喬治輕鬆的語調。這一口吻，已經把抗戰以來經過的困苦艱難，輕輕的變了質，彷彿過去的痛苦只是一場惡夢。

「你先說，從南京撤退到現在。」

「撤退？一晚起了恐慌的往昔，一班真是一個惡夢，在倉皇失措，萬分混亂中，私各物，什麼也不帶，如一羣難民似的，擠在甲板上，雨點，煤屑，在頭上；飢餓，恐慌，在胸腹，一切惘惘然，一切無主宰，大可兄，你不提起倒早已忘了，你一提起那時的情景真可怕，那時我以及其他所謂恐日病的許多朋友，的確全失了智慧，失了理性，並沒有一個人考慮到國家的前途，戰局的實在性，大家惶惶如喪家之犬，只是逃命，不知其他，現在想起來也好笑，你看現在我們的軍事不是很有把握嗎？，東邊馬營封鎖得銅牆鐵壁，敵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北而徐蚌間正進行着偉大的抵抗戰」，已由愁眉變為笑容。

「並且我看你很得意似的，要不是戰局好轉……」調侃的語氣。

「別吃豆腐，有辦法大家有辦法，抗戰有新氣象，小兄弟自然得些意，其實老兄來了，決不致放過你的。你來了三天，總該觀了不少光，抗戰的新重鎮，氣象如何？租界上比淪陷後的上海租界如何？」

「到了漢口，於是就一帆風順了」。還是調侃的語氣。

自然如難民之登了金銀島，一切有了光明，起初還不免有些慌亂，現在我們有住有吃，軍隊有槍有砲，政府有計劃有辦法，自然一切比長江上的流亡生涯好過幾十倍了」

。一個出水火而登衽席的人，總不免是驚喜若狂。喬治，也算在抗戰洪爐中鍛鍊了一番，變成這樣，在大可看來，出國前，回國後。完全兩樣。

吃了些水果，然後喬治問大可的經過，大可便把八一三後的上海情形，淪陷後的上海情形，以及自己來漢口的經過，略略說了一番。最後提到蘭芳在上海的情形。喬治這才想起在上海的自己的妻子，並且想起比蘭芳更早的愛人淑芳，早已成爲大可妻子的影子。大可察情觀色，知道喬治已經把馬當以東的公私一切，忘得乾乾淨淨，想不到抗戰改變人到如此程度，然而居然會忘記自己的妻子，恐怕除「抗戰」外，還有別的原因吧。大可對喬治已經起了私生活的疑竇。

其次，喬治問到大可今後動向的問題，大可不願意具體答覆他，只是說：「我不過是來看看的，不一定想做事，因爲我覺得抗戰工作，朝野是一樣的，不一定在朝才算抗戰。」這樣，喬治不好再說下去，只得把談鋒轉到別的地方。

他們兩連襟慢慢的閑談，已到午刻，喬治問到那一家吃飯。

「就在這裏不好嗎？」

「不，早上廚子買的菜，恐怕不夠，還是上館子，以後沒有應酬，就在家裏吃，並且我希望你搬來住，何必住德明，那麼貴的房間，這裏什麼都有，電話，車子，廚房，

聽差，你要會客辦公，看書，樣樣方便。」

「只要你歡迎，我無有不來。」

「可是有一樣，不能不先商妥，我們是連襟，團結都要堅強。」

「這個，有秘密，我王大可準能保險，是不是老弟已經有了偽組織？」

「談不到組織，只是往來的人多些，如果此地是偽府，還讓你來住嗎？」大可證實喬治忘記馬當以東的一切的實在原因。

總究捨遠就近，喬治邀大可到聯保里對面的璇宮吃中飯，一所時髦的餐館，佈置得也還不差，這是三天之中遺漏的漏子。喬治問要不要邀幾個熟朋友作陪，大可主張。

「還是利用這機會，繼續談我們的私話好。」

「也對。」

「那我就問你，你的偽組織候選人一共有多少？是那樣的人？當然要比蘭芳強囉！」

「女朋友，我已經說過了，談不到偽組織候選人，既然是女朋友，多少却難說，和蘭芳來比較，倒也各有好壞，你千萬要認清楚只不過是朋友而已，」末了，一句話顯然對

於以前的放砲含有悔意，故而如此更正。

給他這麼一說，大可倒不好意思再往下做文章，正值侍者上菜，便以吃來轉移空氣，并用尋常的態度，再談些「抗戰建國」一類的應酬話。喬治也自知不應該打官話，可是一時又轉不過來，只得埋頭苦吃，正是趣味中斷的時候，忽然有人療着門簾直進，喬治一驚。

「好，也不留個字條在家裏，也不通知一聲車夫，瞞着我吃飯！」

氣魄宏偉，大可一看，却是南京的魏文君；文君一看同桌的是大可，驟然感覺難為情，因為在南京時，自己先認識大可，喬治是由他介紹的，如今却跟喬治這樣熟，然而也只好招呼，同樣的喬治也有些不自然。

魏小姐住在旅館裏，湖北菜不合口味，一個人上館子，既不成話，又太浪費，所以常到聯保里來吃飯。」

「有時廚子菜買得太少，就陪魏小姐來璇宮，是不是？」

「上璇宮，兩個人，那我們不至於如此浪費；多半是臨時有客，也像今天一樣，爲的是方便。」

「多少可以這樣說，你們是部分的生活合作。」

雖小姐雖然牌子老，聽到部分。合作，還是不意思，又談會是大可對於南京時代情況的反映。

跟他合作的也不只我一個人，你何必取笑我。」

「這不算取笑，不過說你們常在一起吃飯，也沒有說常在一起幹別的事，跟我們喬治兄合作的其他的人，我並沒見過倒要請你報個名。」

「她至多說：陳素貞囉，柳飛翠囉，恐怕也報不出多少來，文君，你說是不是？」

「還不夠嗎？」

「竟都是些南京的熟人，那你真是人材招致委員會的委員會長了。不過，來漢這麼久，就沒有新朋友嗎？」

「誰知他有沒有？」

「你清楚，何必在王先生前過作不清楚。」

「我沒有開保險公司呀！」

「當真陳柳近況……」

「今晚上招她們一起吃飯，再一起上黑貌跳舞，我們南京的朋友們，求個大團圓」

大可想這倒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又想喬給跟出國前回國後不同了，抗戰畢竟是個大局面

會鍛鍊出各種各樣的人材，也會使人變成各種各樣。

飯後，大可辭去，約定晚間七點鐘再到聯保里吃夜飯；文君陪喬治回寓所。大可走了幾步，偶一回頭看見文君挾着喬治在聯保里門口買香煙，那種緊張的態度和不必要的行爲，簡直使喬治忘記了自己是抗戰中的一員。一想到陳素貞，柳飛絮之流，在此大時代中，更不知作何相？再回想在香港的綠黛，和跟綠黛自己在六國的一幕，儘管到了充分演出的程度，但求演出論，恐怕是崑曲而非皮簧，明白曉暢，激昂慷慨的程度要差得多。因此，大可很希望吃晚飯的時候早些到來，以鑑賞新劇的初步演出。

因爲五點鐘有客人到德明來談天，所以就坐人力車逕回旅館。

客人來了，談談到六點半，後來想到要赴七點鐘的聯保里之約，只得下逐客令。這位自以爲通人情世故的老新聞記者於一個半鐘點的上下古今以後，肚子裏已經空空如也，正預備索性再談下去，好叫大可留他在德明吃大菜，忽然下令逐客，只得快快告別。大可洗了個臉，換上一身較好的衣服，到聯保里，喬治跟文君早在準備招待貴賓。

「究竟還是男客守信用，說七點鐘就七點鐘，素貞飛絮這兩個小鬼在電話中說得好的六點半前準到」，向喬治一斜眼，「你看七點已過十分了。」

「等一會不着急，」大可看文君，儼然以主婦自居，想作一個試驗：「爲着招待客人，怕是累了魏小姐半天。」

「是呀，廚房裏什麼也沒有，跟大司務商量了半天，才弄好今晚的晚餐。」

「我想喬治兄一定不會讓你一個人忙，大約也跟你商量了半天。」

喬治有些不好意思，因爲一個大員，決不致爲了請客的事，請半天假準備酒席；但

他也不好說這半天裏面究竟做了什麼事。

大司務來報告：「只等客齊，就可以開飯了。」

素貞和飛絮不期而然的在聯保里的門首相會。

「噢，小柳，你也到小章家裏來嗎？」

「他約我吃飯，並且文君一再打電話來催，」

「怕是吃他們的喜酒，」

「不會這樣簡單的，可是我們也許得向他們勸進了，這樣的年頭。兵荒馬亂，還顧得到什麼，不如早點正式同居，省了許多事。」

「那麼我們呢？就這樣退出防線嗎？」

「那有什麼關係，我們是游擊隊，打的是游擊戰和文君的陣地戰不同，而且游擊戰與陣地戰配合，才能獲取最後勝利，文君是漂亮份子，如其自己擔任了陣地戰，決不會防礙我們的游擊戰。」

「可是喬治這小鬼，恐非我們可愛的敵人，」

「……」閑話沒有說完，已到了十三號門口，推門進去，大模大樣走進喬治的客室，兩個人都嚇了一跳，各人的南京的男友王大可，還是如虎豹一般的盤踞在座上。

「陳小姐，柳小姐，一年多不見了，抗戰進入第二階段，愈抗愈強，兩位小姐漪年
年玉貌，也愈來愈漂亮了，」大可突然來這麼一個閃電戰。

「都是熟人，何必如此客氣呢，請坐！」文君替她們解了圍。驟然遇到素識的男友，
突擊下的緊張，才疏散了一些。

「你幾時來的？」

「怎麼不使我們知道？」

「今天不是使你們知道的一個好機會嗎？」

「喬治知道你們很歡迎大可，所以特地請客，讓你們在這裏見見面，」

「啊，文君姊姊，彷彿我們已不夠做喬治朋友似的。」

「也彷彿只有我們才是大可的朋友。」

喬治知道她們三個女人的話，都有些微妙，趕緊招呼大司務上菜，好換個局面，大
可心裏想：「今天晚上夠熱鬧的了。」

酒席上又未免唇槍舌劍，好在這一羣的社會，並非是什麼嚴肅的社會，唇槍舌劍，
不但不會喪和氣，却是增加趣味，吃完了飯，一車子開到黑院，池子四週，人頭簇簇，
已經是仕女如雲了，好容易找到一張檯子，泡了茶，叫了酒，一壁休息，一壁暫時作壁

上觀，大可見其腰繫三個皮帶，穿中山裝的朋友，一個個都換了高貴的洋服，擁着各色各樣的舞伴，在音樂的節奏指揮下，在池子裏旋轉、迴環，擺動，大概都已忘記了「大砲」「飛機」，「宣傳」「動員」，這一些當前的緊要名詞。

再看，淋漓淋漓亦人，居然也抱着一個肥頭胖腦，富家氣十足的中年婦人，在那裏得意忘形，他的頰鬚貼在她的滿塗着桃紅色法國胭脂的頰上，雙眼也已緊閉，如戒嚴的城門，正不知城內的司令都在計劃些什麼未來的作戰計劃？

自然，亦人不會看見大可，縱然在大可的抬子前溜過幾次，因為他的眼睛始終是關閉着的。喬治也認識亦人，不但喬治，就是文君，素貞，飛絮也認識他，看了這景況，都覺好笑，不知道這胖婦人是什麼人的眷屬，問大可。

「好像在南京國際聯歡社見過她，我已忘記她的丈夫是什麼人，但我還記得至少在司令長以上。」

「看來雞亦人又發桃色橫財了，那種曲意的殷勤，你們看胖婦人張大着眼四處溜人，昭示勝利，表示得意。」

「也許亦人怕人，所以閉上眼睛。」

「可是他確也歡心，你們看他陰沉醉而外，翹着小鬍子，又何嘗不是驕傲。」

一驕傲？爲的是捧到了活元寶，不見得是獲得了異性的得意吧？你們看年紀這樣大，輪廊線條這樣差，值得男性喜悅麼？」

「也許是的，但也不一定，戰時的男性，不講究靈感，注重實惠，你們不要以爲只有武裝同志很多都是張伯倫的信徒，非武裝戰鬥員也多半具有現實主義的色彩。」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談論竟集中在羅亦人的身上。

完畢一次華爾茲，電燈又亮了，亦人陪胖婦人歸了座，自然他眼睛也亮了，從對面望見大可喬治文君一羣人，倒有些不好意思；至少，他覺到他同這半老徐娘在一起，會引起這些人，腹誹和評論，他勉強向他們裝裝手勢招呼了一下，燃起紙煙對徐娘說閑話。

第二次樂件，大可這一桌子的人，似乎不甘再寂寞，開始組織，文君竟以主婦自居，首蹙起立應酬貴賓王大可，大可只好接受，於是游擊隊推飛絮出擊，飛絮就被擁在喬治懷裏，對不起內只是陳素貞，一個人坐冷抬子，但她既以游擊隊自命，蟄伏是活動前的必有過程，也不覺得寂寞。

飛絮被擁在喬治的懷裏，感覺一種新興的舒適，她不能理要這是什麼原因，但她很奇怪，何以比過去愉快？

「喬治，我看你還是早點跟文君正式同居，省了許多麻煩，反正外面都知道了。正是同居實在比非正式同居要合法得多，道德得多了。」

「外面都知道了？我想不會都知道吧，我對文君還不是跟對你們一樣。」

「一樣，天知道，地知道，你們兩個自己知道！可是我跟素貞決不嫉妒，形勢如此，應該讓文君佔便宜。」

「謝謝你們，我代表文君說。」

「你自己呢？」

「也很感激，你們這樣的雅量，但無論如何，我並不因為和文君的關係多一些，就不愛你們，尤其是你。」

「哈哈，你在文君面前一定這樣說：『我有了你，什麼不要了，就是素貞飛絮，我也一定不再愛她們了，尤其是飛絮，這個實在值不得愛的女人。』是不是？喬治！——一股嬌勁兒，逼得喬治熱力大增，同時也無辭以對，不願多辯只是用力舞蹈。」

這時正溜過自己的櫃子前，素貞看見這樣子，大為感動，向飛絮狠狠的釘了一眼，彷彿說：「你佔了先還這樣驕人，何必呢？」飛絮俏皮而挖苦的回飄了一眼，彷彿說：「我們都是失敗者，何必自相殘殺？」滑過了飛絮喬治，又來文君大可，却是另一種作

風，文君擺出大家閨秀的姿態，大可也十足紳士。其實他們專意在素貞面前大方些，他們很知道否則會使坐冷板凳的陳素貞難受。何況文君很失悔。不應該自己搶先；應該自己守穩子。讓素貞先跟大可跳。你看，他們滑過去後，又在那裏搭訕了：

「很好，你有做我們的章處長戰時內閣的消息，我應該恭賀你的新禧。」

「謠言，不要相信。先生。」

「你也關起謠來了，你知道關謠就是告訴人家有這回事。小姐，戰時內閣並不壞呀，意旨集中，力量集中，一切是方便，人力物力財力，由你動員，隨你動員。」

「可是你是喬治的平時內閣的保障者；你又是這平時內閣的促成者，如其喬治的戰時內閣，果真實現，你不替遠在上海的平時內閣朱蘭芳打不平嗎？你這元老重臣！」

「那有什麼關係，何謂非常時期？非常時期一切都是非常，婚姻男女，當然也不能例外，亂世的男女，倫理關係，本來不是正當的。」

「朱蘭芳在打耳熱了，你這樣嚼舌頭！」

「啊喲喲，理論家被實行家打倒了，真是行動第一！」

到了時候，兩對歸座，大家都對素貞發出抱歉的笑容；素貞也以勉強的笑容歡迎四耦歸座，並且潛意識的想，「下次終是我的了，無論是虎豹般的大可。或是良馬般的喬

治。」

大家閒談的材料，又集中在亦人身上，可是因爲各人自己都有剛才節目的餘波，所以談亦人只是隨便談談而已，並沒有深刻的批評。三次樂作，喬治首先站起來向素貞鞠躬，而且特別尊重，大有藉此以贖前愆的意味；素貞也迫不及待，躍躍欲試，兩隻高跟鞋彷彿添了彈簧似的。倒是飛絮不好意思馬上要大可來抱她，文君代請了一下，飛絮遂繼大可起立，文君是安安穩穩底坐在抬旁壓寨。

「近來還常常喝酒嗎？」大可看了看飛絮的酒窩，引起話題。

「交際場中，喝酒怎麼免得了，我又是愛喝酒的人，你是知道的。可是漢口的黃酒比南京差遠了。」

「從前一樣從紹興來，並不比南京差，最近交通隔絕，真紹興少了，所以覺得差」。

「你還記得我們在南京最後的一次宴會嗎？文藝俱樂部的春季聯歡會，連這些人也參加，真是熱鬧無比。歡宴」。

「對啦，皇后飯店的大廳擠得水洩不通，你那個狂熱的樣子，也使我吃驚，一口氣二十杯，惹得全堂注意。」

「還有人喝彩拍手哩」。

「真是勇敢」。

「你像是爲了誰」？

「也許是爲了我，因爲我當在楊柳徐來的面前只贊美你，你是報知遇之恩，是不是？」飛絮羞赧了，向大可眨了眨眼。

「恐怕你早已忘記了，這些過去的事」？

「有時忘記了，何況這樣兵荒馬亂的時代；有時也記起，那是在酒綠燈紅之候，反正這是昇平時代的景象，現在不談算了。」

「不見得吧，抗戰儘管抗戰，酒綠燈紅還不是一樣的酒綠燈紅，就是此刻，此刻的我們，你能說比當年皇后飯店時代「非常，」一些「戰時」一些嗎？」

「那不過是少數人。」

「從前又何嘗是多數人呢？」

「我也常常檢討自己，覺得生活不夠戰時化，可是環境太壞，抗戰和不抗戰，我們這一階級的人，似乎竟沒有什麼差別。」

「唷，你也染上了社會主義的氣味。」

「雖然可以不管什麼主義，但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究竟是件大事，所以戰時和平時究竟應該有個區分。」

「這樣，你最好馬上離開黑貓，跑到什麼抗敵協會去寫標語，何必陪朋友跳舞呢？」

「那也不過說說而已，當真誰肯脫離這溫柔之鄉……」
可是樂止燈亮了。

最後，喬治陪他的戰時內閣魏文君跳，可是還沒有正式組閣，已經有一種家常便飯之感，但這是初步方面的便飯之感，如其從初步以後的各步論：到時候進自己家裏的飯廳，熟門熟路，安詳舒適，菜肴可口，食器清潔，婢僕侍候，環境幽靜，實任比上館子，打游擊好得多，想到這裏，對眼前的便飯，便抬高了價值。

「文，照目別的需要與形勢論，我們非正式同居不可了，而且朋友們也這樣催促。」

「確是再拖不下去，剛才大可也這樣問我，不過這樣一來，萬一有人報告上海的人，而上海的人又托她的什麼親戚朋友到聯保里來調查，把真憑實據送到上海去，你能保證她不噪不鬧，不像郁達夫的漢口報紙，也來一條廣告嗎？況且郁達夫的敵人在浙江，

朱蘭芳的敵人和你都在漢口，縱然我可以不顧一切，你的政治地位，難道也置之不顧嗎？」振振有辭，弄得喬治無法對付，向文君看了一看，表示爲難而又捨不得不如此做的樣子。

「其實我何嘗不願意如此正大光明的做；況且事情也顧慮不了那麼多，不過你的影響是重要的，只要你怎樣決定，我就可以跟你怎樣辦，我是無所謂的。」

喬治知道文君嘴裏硬，心裏實在軟，所以馬上掉過辭鋒來。

「我沒有什麼怕，這樣兵荒馬亂的年頭，誰管得了誰的私事，而我們自己的生命又何嘗能說不是朝不保暮呢。」

「能夠作如此見解，倒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麼我們就這樣辦。」

「隨便你。」

「幾時搬來呢，要我預備點什麼東西？」

「東西最好不要添置，抗戰期間，還能講究陳設嗎？不過房子最好是搬一搬。」

「那倒可以不必，熟人終歸要走動，生人本來不來，而且既然名之曰正式同居，難道還要避耳目。」

「也好，可是大可那裏得好好的運動他一番，免得他寫信告訴蘭芳大可跟蘭芳的關係你是清楚的，他在義務上有通知蘭芳的責任。」

「這個我知道，並且有方法塞他的嘴。」

「什麼方法？」

「……：……：喬治笑笑「暫守秘密」。

等文君再追問，燈又亮了，只好歸座，抬頭看看羅亦人和胖女人，早已杳如黃鶴。到十點鐘，喬治提議回聯保里，理由是明天要辦公，雖然飛絮和素貞的興還沒有盡，可是爲了喬治要辦公，也只得作罷。五個人剛出黑貓，就聽得一片號外聲，原來台兒莊我軍大打勝仗。

「早知道打勝仗，喬治，我們應該再跳一下」。大可因爲在上海吃了敗仗，聽到打勝仗，精神爲之一振。

「得啦，也像小孩一般的見識，勝敗乃兵家之常，何足道哉！」

各人要分散，喬治却一定要大家再到聯保里去坐一坐。

「你不是要顧到明天的辦公嗎？」

「我回去要向大家談一件正經事，也等於辦公？」

「不很方便。」

於是大家只好坐着喬治的汽車回聯保里，一會兒喬治請大可飛絮素貞到餐室去宵夜，大家進去一看，滿抬時菜，而且各人面前都有虎琅色的小酒杯。

「做什麼呀，喬治，宵夜何必這樣講究，還喝酒哩。」

「來一次講究的宵夜不好嗎？喝一次痛快的酒不好嗎？」

喬治斟滿了各人面前的酒杯，執着杯子笑嘻嘻的起立。

「各位，這杯酒是有相當意義的，希望各位爲我和文君快快活活喝下去」，大家已經知道是喜酒了。「我和文君的情形，各位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十分承情幫助我們的結合，尤其是大可兄，消極方面的不反對，積極方面的鼓勵我們，這杯酒不能算做正式的喜

酒，因為我們人太少，而且這樣的簡慢……」

「算是預慶，改天再吃過」飛絮插了一句。

「當然，改天還要正式請過，不過你們三位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我們不妨在這歡舞之餘，燈紅之夜，在我這小小的密室裏，暢飲幾杯，現在我們可以忘記一切，丟掉一切，我們來圍眼前的快樂，因為只有這樣，才是戰時的人生……今夜，我們開始正式同居了，希望各位指教，謝謝各位，祝各位幸福……」

在一陣輕狂的笑聲中，五個人都喝完了這杯，文君雖然老練，在這喬治巧妙的佈置，突如其來的宣佈下，也覺得有些難為情，素貞和飛絮更有強烈的巧妙的反應，大可則暗暗的佩服喬治魄力之大，從此一杯一杯地越來越緊，大可和飛絮滿不在乎，喬治跟文君也能勝任。

只有素貞量小，過了三杯，已經有些醉意，八杯以後，確是酩酊，但她因為賭氣，所以始終不拒絕，此刻却發覺自己確是醉了，同時也因為醉，潛意識地記起一件今晚上應做的事情，於是堅決要走，喬治對他的情況很明白，略微留了一下，就答應派車子送她回去，飛絮雖然仍戀戀於杯中物，但是素貞既走，自己却不好獨留，所以也說要走，可是喬治却堅決留住。

「會喝酒喜歡喝酒的人，在適宜的環境中，不多喝幾杯，不但對不起主人，對不起酒，且也對不起自己，你是海量出名的，不比素貞，何況我們這三個，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在這小小的房子裏，還有什麼顧局？」

飛絮被激動了，點了點頭，文君和喬治於是送素貞出去，這酒香洋溢，燈光豔澈的小小餐廳中，只留下了飛絮和大可兩個。

一時空氣頓然沉寂，彼此都不知道說點什麼好，只有相視而笑。在浮溢的笑容中，飛絮的酒窩，更覺有一種可愛的潛在力。那嘴唇似乎是酒的噴射之泉緣，眼皮更那麼的有醉意，繼媚笑以後的淺視，視線似乎不敢放射或以爲放射了會發生什麼不妥似的；但在這淺視中也已發現對方的俊拔挺秀，雄偉英邁有過於往昔，只少比皇后飯店時代感人多多了。

這種癡想和沉思的反應，使對方誤會她期待什麼，於是在某種意識的鼓勵下，期待成了事實，以一種閃擊的姿態，在這酒的噴射之泉源，予以有力的襲擊，這使她驚喜而又恐慌，但終於馴羊似的倒在他懷裏，空氣更爲沉寂，可是異常溫暖。

等到他們醒來，已經覺得前面有腳步聲和輕輕地譏諷之笑聲，可是轉而不覺恐慌，這似乎在戰場上，當開了火，兵士們也就不顧什麼危險了。

「你們都有點醉了，回去吧。車子已經回來了，我明天要辦公哩」，一個扶着一個向外送走，被目為醉的人，也只好以醉自居，其實何嘗是醉於酒。

汽車載着這兩個何嘗是醉於酒的醉人離開聯保里以後，文君捏了一把大可的手。

「好一個塞他嘴的方法」？

「可是秘密已經給你拆穿了」。

「但是他們本身却還不知道這是你安排的把戲」。

「是呀，剛才我們送素貞走後，在客廳裏故意坐了這麼久，他們却也不注意時間」。

「現在怎麼樣了」？

「早間照車夫只准送到德明，自然大可會要她下來去休息一下，飛絮自然也會答應，可是車子就不等飛絮先回聯保里了」。

「其實等也是等於白等了」。

「你說這樣塞大可的嘴，好嗎」？

「有什麼不好，畢竟你是智多星，但是你輕輕的放走素貞，却不明白你的主意」。

「你們朋友還不知道她的性情麼，喝了酒非馬上回去不可的」。

「哦，這個嗎？」

「還有那個？」

「我們呢？」

「假定的結束了過去，假定的開始了未來，這鴻溝就應馬上劃分，贊同嗎？」

「贊同」。

早晨，飛絮忽然做起仰泳的姿勢，那散在枕上的長髮，宛如被海浪沖激似的，異常美觀，兩臂柔和的空間分割，又令人覺着有一種芬芳在這海中鼓盪。

「這是爲甚麼呢？」

「你忘了那年中國文藝學會，在青島舉行年會的一幕嗎？」

「是的，令人追念不置的一幕，青島的海水浴場，蔚藍的天，青青的海，還有這白晰的手臂，烏黑的頭髮。」

「現在算是彌補了當時的缺陷。」

也償還了歷年積欠的陳債。」

「其實你是學經濟的，爲什麼也加入文藝學會？」

「這是業餘的業餘。」

「那沒抗戰期間你的經濟學應該不成其爲業餘，而好好施展一番。」

「也不是那麼簡單，我在北平不是施過了，成績並沒有我理想的好，倒是在上海做生意，收獲還不錯，「抗戰經濟」這問題太大，我不敢研究，就是研究有頭緒，這戰時經濟計劃的實施推行，更是件談何容易的事，我不想辦，也沒有野心，實在最好是在抗戰中做個散人，否則做點生意，都是獨善其身的辦法，政治，自從被玲哪一罵再罵以後，我確乎興越沖淡多了。」

「這是個人主義，恐怕不合抗戰要求吧。」

「也許不合，但我近來的心境却如此。」

「我還要問你，你到漢口來總得有個着落吧，否則往下去也不是辦法，戰時的情勢，往往早晚時價不同，閒人不見得方便，我如果不在部裏掛個名，也早就避到重慶去了。」

「住幾天再講，到住不下去的時候我自然會走。」

「並不是我催你走，我是希望你有個半永久的計劃，我對你也可以有個半永久的打算。」

永久，固然是沒有，半永久也是五十步與百步，尤其在戰時，一切都是暫時，不過

有長一點的暫時和短一點的暫時之分吧了。」

飛絮惘然了，面色有些蒼白，身體卷縮了不少。

「你真是個戰時的智識流氓，感情如是飄忽，你對我連半永久的感情也沒有，使我怎麼能感覺滿足？」

「你沒有看見砲火嗎？那麼猛烈雄偉的現象，也不是一個短促的現象嗎？永久，是初戀的情人，彼此互欺的口中嚶語，有世故有經驗的人從不作永久的宣傳。」

理論雖然不錯，興味是索然了。

「我走了，希望你也不要半永久地住在此地。」

當真極迅速的離開了德明。

雖然這冷酷的理論，很合辯證，然而人的感情，並不完全需要條例，若是如此，那不過是一個高等的機器人，所以唯物史觀，決不能支配整個的思想界。這也無怪飛絮聽了這番冷酷的議論，拔脚就逃，大可一時攔不住。也沒有關的準備，只好讓他走，可是當這完整的臥室失去了一件生動而有靈魂的點綴品以後，房子馬上覺着冷落，枯燥，如同沒有火車開到的月台似的，空洞得毫無意義，於是又懊悔了，說話不應如此然風暴，尤其是對一個剛經過八小時溫存的人，不應如此冷酷。因此聯想起香港六國飯店午夜

一幕，也是如此薄倖，在接受恩惠以後，馬上轉變態度，這簡直具有可以做漢奸的因素，他已經是自悔了可是他決定不再去找她。因此連喬治那裏也不想再去。他決定搬家，並且搬到亦人那裏去，有個談天的朋友，但他並沒有想想亦人是他憎惡的人，而且可以使他促起愧怍的人。對於喬治和文君的事呢，在紛亂中也想到，決定是採不干涉主義。素貞，印象不深。這一卷無暇整理了。

帶着蒼白色的臉起來洗臉，在鏡子裏看看自己似乎憔悴了一些，因此想起淑芳究竟是自己的妻子，如同私人醫生似的，隨時有個保護，離開了她，風霜雨露，究竟非衛生之道，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任來是抱着觀光上國的性質。自己原可以不做事，也不一定做事，何況跟抗戰潮流有些跟不上似的，想到這裏，決計走，也不容搬家了，費一天功夫，向朋友們辭一下行，走，無所謂的走，從那裏來，就從那裏回去。

又一個念頭：其實也不必這樣哲學化，本來是來看看的，看過了還不走嗎？至於抗戰這大題目，太大了，可存而勿論，前途如何，也不必管他，究竟於自己的關係太少。

當真的拜完了客，坐上粵漢通車走了，雖然喬治究竟是接了一個電話，而促成大可走的柳飛絮却並不知道大可已經成爲漢口過去的旅客了。

在粵漢線上，舒適地向南轉進，因為漢口正是抗戰後全盛時期，所以下行車客人很少，大可睡在頭等臥車裏，如同當年睡在平滬通車藍鋼車上一樣，寬暢舒適，絕對沒有感到戰時交通的困難。反之，從臥車的窗門裏望那些上行車，那就是車載斗量，滿坑滿谷了。此外，軍用列車，載兵士們的，載軍火的，也是不斷從湖南的腹地開來，從九龍港開來，說明中日兩國正進行着殊死戰，或者說以漢口為中心的大會戰只是我們的王。大可如同局外似的，毫不關心，他只覺着有一種戰爭的現象，却沒有深刻這現象，體味這現象，簡直形同陌路。

到了長沙，三湘七澤間的現代化的大城市，反映出湖南人的革命性，前進性，活躍性，使他興奮了，覺着比武漢強得多，它自己有一種個性，自己有一種作風，自己有一種局面，跟武漢的繁雜紛亂大不相同，於是在長沙住了下來，而自命是旅行者。

在長沙住了幾天，發現不少內地的趣味，他改變主張，不預備馬上回上海，索性在內地多玩一些時候，於是在第五天後，只買了一張到衡陽的票，從株州到衡陽，是粵漢

繞新修段，沿路都是些新氣象，爲過去所未見，同車的人告訴他，粵漢線的風景是以彬縣到樂昌一段爲最美，同車的人又告訴他，桂林山水甲天下，如果到了衡陽，不到桂林去一趟，那是最可惜的，這可難了，要看粵漢南段的風景，非直下廣州不可，要到天下之甲，又須犧牲彬縣坪石樂昌之美，他無所適從，只有暫不決定。

到了衡陽，城市相當寬暢，可是究竟比長沙古老多了，那裏的特色，是許多忠孝節義的石牌坊，橫跨在寬廣的大馬路上，象徵內的古典和反映中國的固有道德，然而摩登事物依然極有力的侵襲着，譬如理髮，即是女技師理髮的理髮店，隨處可見，那些女技師是不比男技師高明一些呢，決不見得，否則像上海天津一類的大都市，早就不會不流行，究竟是內地，往往因爲得風氣之後，望塵而跑，每個自以爲入時趨新的城市，必須抱住一兩件大都市中已經落伍的摩登事，摩登一下，衡陽的女子理髮店，也還在這個原則之下盛行的。

第二天去找鐵路上的一位朋友，請教回香港的路，究竟是直下廣州好，還是從廣西一彎好。

「要快，自破直下廣州，一天就到，如果爲了玩何妨趁這個機會到廣西一轉，也不過多費半月光景」。

決定先到天下之甲桂林那。湘桂鐵路還沒有完成，坐汽車向西南進發，在陽以那東，還是湖南的大路。黃沙河泥土。平江由山坡。可是過了瀘水，景象全非，已經不是湖南了，黑石隨處可見。黃沙河泥土。瘦骨嶙峋，清苦狀況。已經過了廣西的前衛，車到黃沙河。馳入桂境，那人定勝天的奇蹟，立即開始兌現，完好的公路，宏偉的標語之外，來往的人個個樸樸素素，乾乾淨淨，沒有服裝華麗的，也沒有衣衫襤褸的，走路的走得很快，而且都照新本橋規矩。靠右邊邊；做工的非常勤奮，大可吃了一驚，平常總說中國沒有希望，照廣西的形勢看來，中國確是大有希望，平常看到旅行廣西的報告筆記，總以為宣傳性質，現在確知道名不虛傳，小小黃沙河一鎮如此，假如到了桂林柳州南寧等大城市，一定還要樸樸，更還要標準無疑。在車子裏想到許多政治的問題，又有許多歷史的回憶，覺得宣傳是一件可怕的事不論其為正宣傳或是反宣傳，反正耳聞不如目見，親眼看見了，事實不及宣傳，宣傳無價值，事實比宣傳好，宣傳有了保證，所以不如宣傳，最好拿事實做宣傳，才是貨真價實。廣西就是個例子，過去反廣西的人，聽見有人說廣西好，總說替廣西宣傳。有某部色彩。那些替廣西說話的，又覺得不合事宜，未便多所宣揚，現在事實擺在眼前，一進廣西就大有差別，究竟是人定勝天，人克復了自然。

下午到全州，天色大黑，汽車停了下來，因為沒有必要趕夜路，住了下來。旅館很簡單清潔，全州雖是個府城，因為在邊區，坐了一天汽車，覺着吃力。大可也就不作夜間的考察。第二天一早就道，沿路所看見的有兩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件是人為林的成功，沿途兩邊樹木森森，高度一樣，間隔一樣，年齡一樣，蒼翠可愛，誰說胡先生的七項運動落了空，在廣西築路造林既件件成功，其他調查戶口，興辦教育想起來一定是成功的。第二件是廣西學生的裝束，每個學生，無論男女，都穿着清潔的灰布制服，戴着笠帽，提着小籐箱，比起北平那些穿長袍，蓄長鬚的舊士學生，西裝革履洋煙洋酒的那些買辦式的上海學生，可愛多了，不必進學校，在路上已經可以斷定廣西的教育才是中國的教育。

下午到了桂林近郊，一排一排，如屏類似的，奇秀的山峯，已照耀眼前，靈感，大可多年失去的靈性似乎要回來似的。

這些山宛如庭院盆景中的玲瓏小石山，在別的地方絕對見不到這景象，所以置身桂林，往往自己疑心自己如同盆景中的小磁人，實在桂林原是個海底，經過長時期的洪濤激盪，才把這南北西東的許多石山沖激得玲瓏剔透，而使桂林區域成爲天下風景之甲，在桂林，儘管生在城裏，可是山，却是到處可以看見，在路上，在窗前，甚至至於在院

落中大可住在樂羣社，向南的陽台，正對着南面的好山，近處蒼翠奇秀，遠處飄渺虛無，在薄霧障空的清晨，在晚霞流彩的黃昏，在皎月當天的夜裏，即是在和風麗日的白天，山都是喚醒他十年做官因而失去了的靈性，他並不孤單，他並不寂寞，一個人住在桂林，獨來獨往地徜徉了一個禮拜，這天因為翻日記，忽然記得高天就在桂林，但不曉得他住在那裏，剛巧在路上碰到一個開書店的熟人，知道他住在水東門外，就順便穿過桂東路出城找高天，於是又看到水，直通陽朔的那條美麗清潔的瀟水，實際上是一條寬廣的清溪，從芙蓉雪川一路下來入桂江過蒼梧而為西江。看山虛無飄渺，看水神然神往，因此，大可的鄉思初步動了。於是亟於找高天，因為他是同離開上海的人。

「怎麼，跑了半天，又跑到廣西來幹甚麼，這裏窮得可以，法幣比港幣低，桂幣比法幣又低，這裏找錢沒有意義。」高天一開口就談錢。

「滇幣豈不比桂幣更低，老兄，我不是到廣西來找錢，我是來用錢的。」

「那就老老实實的說就是到桂林來白相的，可是太寫意了，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你還有這些閑功夫。」

「功夫沒有正當用途，白相白相，有何關係？」

「漢口情況怎麼樣？」

「那末爲什麼？」

「好大的膽，那末住在上海，你這樣的人，洋人也不會向你光顧，何必逃？」

「不必，租子不住在上海？」

「樂羣社。」

「究竟是委員出身，逃難還這麼闊。」

「你不是說桂幣便宜嗎？」

「除了白相而外，究竟備怎麼樣？」

「老朋友，請你顧問顧問假如暫時可以留在這裏，我也沒有成見。」

「留在這裏，也確是只有暫時是比較好，因爲時間長了，這是你認爲了不得的風景也會平凡的，風景平凡了，留下來的還只是桂幣，請問有什麼意義？況且這裏的公務員自主席以下，根本薪金就太少，又不作興弄外快，做生意的，而且一身灰布學生裝，一頂不三不四的軍帽，也實在不成樣子，你王大可吃得消嗎？」

「夠啦夠啦，我決計打消這念頭，本來我也並沒有這意思，經你一提，我彷彿動了愛惜。現在我及絕不考慮這事。」

然有些熟人，弄個參觀顧問不成問題，無然如此普羅，我必得必學幾門的，你知道我並不當真爲了一些桂幣。」

有時超然，有時現實，有時世俗，有時瀟灑，無定型的人物的王大可，與高天一盤，對廣西又起了惡感。

「走，我是要走的，一個旅行者決沒有長住某一個地方的理由；可是你呢？難道就是這樣住下去，不找點生意做嗎？」

「只要飛機不來，還想做什麼生意。」

「生活怎樣辦呢？」

「反正桂幣低。」

再過了幾天，竟等不到朋友跟他遊桂林山水之甲的陽朔，坐車直下柳州高天在送他走的時候，這樣說：「看來我們要等到打完了仗，在上海再會了」，大可對於打完仗這三個字自然格外聽得進去。

柳州，純粹的廣西味，不像桂林，還有許多湖南人。柳州的樂羣社不亞桂林，那粉牆低亞，長廊一字的風味，頗有詩意。再從柳州到梧州，又變成廣東味了，梧州是西江第一大埠，扼粵桂孔道，爲兩省門戶，商業很繁盛，大可因那裏沒有熟人只住了一天，

就預備走，可是又有個疑問，還是直接坐船回香港呢？還是先到廣州玩一下再回香港？考慮的結果，索興再到廣州，好從廣州到香港非常方便，於是坐了淺水輪直下廣州。珠江中，帆檣繁茂，船隻來往如梭到廣州。遊海珠大橋，沿長堤，直泊西堤口，大廈矗立，市聲如沸，這是離漢一個多月來所未見的大都市。一旦遭逢，有兩種感覺，一是不勝其繁雜，二是如此才適合都市生活的意識形態。

上了岸，過了關，跟一家大旅館的招待員跳上汽車，直趨大旅館，這大旅館並不遠，一下就到，矗立在長堤上面，約莫有八九層高，地平層的走廊，都堆了沙袋，顯然是作爲空襲避難所，也有電梯，大可跟侍者上去，選定了六層樓向南的一個房間，很寬暢的房子，每天房舍只要法幣六元，比起漢口來真便宜了不少。

廣州的朋友太多了，光是從上海搬來的就有不少，許多大員也多是熟人。

所以又是一陣子應酬，吃在廣州，本來著名。今天大三元，明天西南，又忙得不開交，好得大可在香港時已經習慣，如此豪奢，否則未免有些不慣。朋友裏面要算財政廳的唐得明最空閑，在上海本來是熟極熟極的朋友，沒有一天不見面，所以大可到了廣州，唐得明以老馬自居，嚮導一切，比之於香港的宋之漢，就近得多，因爲之漢是大商人的派頭，只曉得場面上的應酬交際，不注意小處；而得明却是寒微出身，一旦得志玩的花

樣又多又巧經濟，所以大可在廣州，一切的活動也多半聽得明指揮。得明的太太最愛打牌，大可於牌本無興趣，那是因為常在得明家裏的關係常被拖着湊數，得明太太那句：「有三缺一，不來傷陰騭」的口號，最容易發生效力。

因為打牌的關係新認識了許多廣東籍的人物，還有不少新出茅廬的紅人，大可覺得他們都很英勇，痛快，只少可以從這方城之戰態度上保證。的確，論打牌，廣東派和寧波派顯然有些不同，前者凶猛，後者利害；前者勇敢，後者沉着，前者豪邁，後者機警，大可則什麼也不是。

在一個比較重要的宴會中，碰到一個似乎相識的紅人，豪放勇猛，純廣東型的大陸與海洋混合性的男性，而且是十分酒脫，和大可一見如故，只是大可想不出在什麼地方見過罷了，宴會完畢，他堅邀大可到西壕大酒店去牌聚，又經得明夫婦的慫恿，不得已從之，西壕大酒店是廣州新落成的一家大旅館，設備氣派不亞大可住的愛華和新亞白官等，那紅人住在三層樓前大的一個房間裏，這房間是五個屋子連合組成的，就是會客室，寫字間，餐室，臥室，浴室，每個屋子的佈置陳設都自有其特色，置身其間，彷彿是私宅，是官邸，是行轅，從前方回來或是經過廣州的要人，小駐此間真是最方便也沒有了。那侍者是經過特別訓練的，機警，伶俐，馴服，要算一等，而且常常帶着期待命令的擊誠和彷彿準備貢獻什麼似的笑容。

牌局是得明，大可，某要人的私人秘書，和某紅人自己四個人構成的，在寫字間開戰，得明的旁邊由太太參謀，將車的左首陪着一位慰勞幹事何小姐，那秘書為先生老謀深算，專心賭博，似乎不覺得他那左右的空虛，只大可本無心乎此，看看交際幹事的慰

勞工作，十分努力，未免有些空虛。某將軍粗中帶細，看大可興趣不好，就叫了一號侍者，發了一個密令，一號含笑而出，大可却不知道什麼事。

牌過一關，正在理解的時候，一個女性，盛裝而入，霎時讓彷彿電燈加了支數，屋內格外明亮，女性娉娉婷婷地走到牌桌前跟某將軍，為秘書，和得明夫婦打了一個熟識者隨便應酬的招呼，可是得明的太太似乎有些不屑，但是她却容忍得很溫存。

最後用新鮮的眼光待遇大可，彷彿說：「對不起，你這位高貴的新客，莫怪我不向你招呼，因為我還不知道你的姓名來歷和身份」。

某將軍似乎已知她的心事，馬上很恭敬地替他介紹了這位貴客，同時介紹了這位姑娘。

「麥姑娘，我們王委員的牌興十分濃厚，所以待她請你來做個督戰隊隊長，希望你協助他，可不要太利害了，使我們全軍覆沒。」

「不敢當，督戰隊隊長的頭銜做個啦啦隊，我還有資格，」說完不等大可請她，自己搬着一張椅輕輕盈盈地坐下來。

這如作戰一樣，在戰壕裏，如果沒有伙伴，一個人看守着孤零零的陣地，左右是黑漆漆的空間，前面是無情的泥土，後方是那麼自私殘酷的敵人，多麼空虛，多麼無聊。

多麼不自由，多麼沒有生氣！所以麥姑娘一下來，就如苦守戰壕的孤軍有了伙伴，縱然來者是初次相識，但究竟是被按排的伙伴，何況那麼英勇，那麼熱情，於是大可的勇氣被鼓舞出來了，手裏的麻將像手溜彈似的，被主人英勇的姿態擲向前方。

「督戰隊發生效力了」，得明的參謀在微笑後發出冷冷的言辭。

某將軍哈哈大笑，「這才有意義，否則戰事越來越沉寂，像什麼戰事。我說王先生需要幫手，我的主沒有錯。」

我也相信人，對什麼相信，只要他對我不錯，你們問麥姑娘」

「是囉，不錯，可是也不能一律相信，尤其對於女人。」

大可覺得有因，話中顯然有酸味。

「女人，我覺得百分之九十九都不壞，自然你是更好，所以請你來幫助我的朋友。」

味

「可是應該幫你自己呀！」交際幹事又跳起來了。

得明看看形勢不對，趕快放信號槍：

「對面清一色，大家不要忽略。」

烏秘書果然微微一笑，某將軍當真緊張起來，停止舌戰。何麥兩姑娘也不好意思對

嘴。

一將既完，進入休戰狀態，侍者在餐室擺起點心，請各將領入室用點。點後，各將領入會客室吸烟，麥姑娘跑入臥室，大可無意中含着癡迷了進去。等大可進入臥室時，麥姑娘又進了浴室，大可不好再進去，只得在臥室中隨便散步。走到一個大衣廚前面，照照自己，感覺頗爲舒展，把領帶鬆了一整，麥姑娘忽然過來，站在他旁邊，向着鏡子裏的大可甜笑，大可一留神，鏡子裏一對健美的男女，很像個電影鏡頭，於是側身一擁，又加了一個鏡頭。

麥姑娘像受什麼刺激似的，忽然把玻璃門開開，一脚跨了進去，推推衣廚的櫃壁，居然豁然開朗，而裏面電光雪亮，大可正在驚奇間，麥姑娘一把拖上廚去，又把外面的玻璃廚門關上，於是輕輕地帶大可進了這別有洞天的寢室。

那是小小的寢室，四壁是粉紅色的油漆，全部松花黃的傢具，地毯厚厚的，踏上去有特別的風味，化妝台有不少的高等化妝品，雖然並不在施用這些化妝品，可是芬芳的氣氛都是充滿着這小小的屋子，大可在神秘中又加上陶醉，忘記了世界有多廣大。

靠裏邊一張發光的銅床，床上有紅綾的被頭，那被頭內彷彿有人似的，這使麥姑娘頓然緊張，於是躡手躡足底跑上去，又輕輕地把被頭撥開一點，面上露出十分嫉妒的樣

乎，大可上去一看，天呀，竟是玲娜的面孔，一時莫名其妙，想出玲娜爲什麼在這神秘之室的道理。麥姑娘開了一聲，拉大可退了出來。

「哼，原來仍就是她，怪不得他如此迷惑，這吃人的妖精看透了是東西。」

「怎麼一回事？」

「是他最近的迷魂者，這房子就是迷魂陣。」

大可知道一點了，無靈魂的女人，原來又在想妨礙國家的勾當，於是猛然想起，某將軍就是香港金龍酒家中跟玲娜吃飯的那個人。

正想盤問麥姑娘，關於玲娜和某將軍的關係，外面却吹起衝鋒的號角，只得相將出去。定了東西，舉了位子，在雜牌的時候，其將軍對着大可和麥姑娘春風滿面地笑了起來：

「怎麼樣？督戰隊隊長不錯吧，剛才可是慰勞了一番？」他們正各有各的不高興，提這個實在不湊趣。大可足生客，究竟能忍些，麥姑娘可不賣賬：

「慰勞什麼，還早啦，打完了牌，散了人，再慰勞不遲。」顯然不是說大可之於自己，這態度言辭，人人都看得出。最注意的要算何小姐，「打完了牌，散了人，再做慰勞工作不遲」，豈不明明諷刺自己。於是決定抵抗，毫不讓步：

「就說慈勞吧，其實慈勞沒有資格。我有資格慈勞人家，我有資格吃這碗飯；至於人家，配嗎？配誰？做誰的？」

形勢非常嚴峻，人人高認自己為是。麥姑娘的諷刺涉及何小姐，所以何小姐如是嚴重的進攻，且對麥姑娘深表不滿。諷刺的對象實在絕非是某將軍，初與何小姐無涉，但是麥姑娘受了這股氣，對交際場中的敵視心理，喚起了，且預備開口，反唇相譏，一號侍者，忽忽忙忙地跑來向某將軍耳朵裏動了一動，某將軍立刻站起來，拉着一號到牆角上下密令：

「不讓她走，完了這四圈，客人就會散的。向小姐不至有什麼關係，廚門不妨鎖上，防有人撞進去！」

「是」。

等將軍回座，大可恐怕麥姑娘繼續反攻，有要翻氣：

「通告各友軍，這四圈大家得認真地打，顯個高低，再四圈我是不奉陪了，還有些事情」。

「對呀，好好地打牌，我不再說閒話了，免得各方起誤會，一將軍顯然在打招呼。一誤會什麼，我從不會誤會，我也不會隨便給人下不去，可是剛才麥姑娘的話，實

在聽不進去……」

大可和麥姑娘趕上捏了一把，暗示她還是採取容忍政策的用意。

「其實何小姐實在是誤會，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何小姐……」

「因為何小姐是懣勞專家，所以有此誤會，只要麥姑娘不承認是對何小姐說的話，我看這場官司也就算了。」老謀深算的烏秘書，起來就是副筒子底子，實在怕他們再鬧下去。

「那反對誰說話呢？」某將軍倒又起了疑心，尤其是剛才一號跑來提過那件事。大可趕快插嘴：

「不會對誰說話，我想，不過跟着前面的話隨便說說，大家又何必注意。」

「究竟是一條陣線的人，說話那麼團結。算啦，算啦，還是遵照總指揮的命令，認真作戰。」得明的太太擎着一張九筒一面說一面向何麥兩同性示意調解，烏秘書在旁竊作驚駭笑，當得明的太太放下去的時候，他輕輕從牌中間推翻三張九筒，大家已經吃了一驚，想不到崗上提起來的一張又有大用，原來是九筒的弟弟，一起又是四張，如此一明一暗，懣勞豈不滔天除大可此所為外，得明夫婦和某將軍當然形勢大緊，麥姑娘的腦中自然依舊激盪着方才密室中的一切。

四圈以後，按照諾言，不再繼續了，因為除烏秘書外，各人都不十分開心，尤其是

將軍，心裏憧憬着粉紅色的夢境，覺得眼前的戰爭：實在是多餘。

復了員，烏秘書最識趣，第一個告辭，當他跟各人握手言別時，臉上浮滿了勝利的微笑，他是滿載而歸了。待明的太太看看手錶，已將近十二點了，覺得這應該是兩個人生活的時候了，留在這裏一分鐘，都是浪費，於是催促得明走，大可也想乘機離開西塚，可是麥慕娘心裏還有話要跟世談，不等大可開口，就說：「王先生，請你再等一等，我還有話跟你談哩」。這於將軍很有利，因為他以為麥慕娘看上了大可，今晚平靜無戰事了。密室事件，何小姐一個糾纏的份子，只要何小姐對付過去了，西塚就可平靜無戰事了。密室事件，何小姐本不知情，以後只要戰爭一結束，今晚和平的世界是屬於她的了，眼裏討懣，只是姓麥的一個，但她料想姓麥的不敢放肆，即是將軍也不會放肆，因為論身份，姓麥的究竟比自己差得多。此刻看看姓麥的有兜搭姓王的趨勢，認為是一種牽制局面的現象，也就順手拖着將軍，房去，姓麥的有一個向姓王的面提覺書的機會。

姓麥的正中下懷，得着個機會跟大可談論密室問題。

「還記得剛才的一幕嗎？」

「太奇怪了，他是他的什麼人？」

「不十分明瞭，我所知的是在香港認識的，最近才來廣州」。

「那末何必這樣秘密呢？」

「大概是爲了這事，因爲她雖然在做這事，又時常還留在他這裏，怕她撞見了吵架」。

「不怕你嗎？」

「我跟他無所爲，他又何必怕我。」

「假如你告訴了何幹事？」

「我才不會通知她，一邱之貉，我何必見好於姓何的？」

大可知道一個大概了。又繼續的問：

「你猜想今晚他如何處置這局面？」

「沒有什麼，並無問題呀，只要我不向姓何的說，」

「怎麼會沒有問題，現成的三角。」

「王先生你錯覺了，我不是告訴你姓何的並不知道，就是三角，也無非是暗三角，

怎麼會衝突呢？」

「假如何不走，他如何應付呢？」

「你還是不清楚，這設備原是爲了這種場合何儘管可以不怕，他還是一樣的可以對

雙方應付。你不是已經有了一度的經驗，可以藉着衣更衣爲名，悄悄的進去嗎？那沒在任什麼時候，尤其在跟誰在一起的人失去知覺以後的時間中，悄悄地更一次衣，有什麼問題，你說夜間沒有起來的規矩嗎？那沒世界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夜間原是有起來一次或二三次之習慣，這於同居的人，有什麼暗示。」

大可失笑了。

「那麼竟究你怎麼樣呢？」

「我嗎，自然走，留在此地做什麼。」

「對於裏面的兩個？」

「王先生，別開玩笑了，我比不上裏面的兩個，我也管不了裏面的兩個，讓他們喜歡怎樣鬧，就怎樣鬧，王先生，你看我這態度好不好？」

大可想她可以隔岸觀火，自己却究有些戟刺，自己熱愛過的人，眼見她如此墮落，又如此昧良心，正想到這裏，將軍出來敷衍

「我告辭了，」

「難道說王先生明天就離開廣州嗎？」

「是的……是的……差不多……」

「不想再玩幾天嗎？」

「不再玩了，」只得這樣答應。

「那麼說我們再會了，王先生。」

「再會了。」

「我也走了，」麥姑娘故意用一種請示的口吻說。

「好的好的，你送送王先生，他對你不錯呀。」

「對我不錯？」

大可退了出來，麥姑娘緊接着出來，走在街上，南國春天的正夜，並無江南的涼氣，馬路上人是很少了，但在長堤上，還是一些木屐聲，一些「駐艇呀！駐艇呀！」的老婦人的苦喊聲。

電燈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麥姑娘不知道大可回到那裏去；大可也不知道麥姑娘回到那裏去。同時大家又覺得有一種無名的氣悶，汪彼此心頭。大家都想有一種責問或是提議，可是大家都沒有情緒發動，並不是沒有勇氣發動。

一輛人力車從橫弄裏出來兜生意，這擺在眼前的問題，使他們不能不從解決的路上進行。

「王先生你坐吧。」

「不，你坐；我快到了。」

「你住在那裏？」

「愛琴。」

「愛琴，那找陪你去坐一回。」她很勇敢地初步執行了將軍的命令。

進了電梯間，只有他們兩個人，當司機關上鐵花門的時候，大家覺得這是一種「象徵」，一種「團結的象徵」，當電梯向上提的時候，又是一種象徵，一種「進步」的象徵。而且在明燈下，而對面是這樣的逼近；身對身是這樣的靠攏，這使兩個人在西壕的惡劣情緒轉變了，所以當電梯停在六層樓梯口的時候，還沒有開門，他們已相互的握着手了。

今夜西壕密室中的更衣問題，大可和麥姑娘已從新的方面去體念，尤其是大可，他覺得何必念念不忘於玲娜，只要是好，誰都是玲娜。如果不好，玲娜還是不好，說到愛國賣國的大問題，固然嚴重，可是以自己的性情，也管不了這些。

這自然不想馬上就走，如同在西壕臨別時的說話，因為麥姑娘已經做了玲娜的候補道了。同時，也不再又找得明夫婦了。直到經濟起了恐慌，才動身回香港，因為經濟問

題，只有找香港的宋之漢，才得解決。

在廣九路上，一個人把從上海出發到此刻止，從頭回憶了一遍，覺得自己的行徑，有幾莫明其妙，是參加抗戰呢？是遊歷呢？是胡鬧呢？說起來都不是。這太無聊了，決計回上海換一個方式生活。

會到來之後，把三月來的經過，詳細細報告了一遍，之漢笑笑，「遊歷的欲望，該滿足了吧，朋友，今後預備怎麼樣？」

「還是回上海，不想在外面飄流，也不想在香港做生意，你是知道我的，我對於做生意，興趣不高。」

「可是回上海，不恐懼嗎？」

「到過內地，對於戰爭，不再像上海淪陷時的恐懼了。」

「也好，還是上海，偉大而複雜，神祕而繁華，香港，洋氣雖足，究竟單調些，你那恐日病的朋友高天呢？」

「在桂林，那裏有可以容納幾十萬人的天然防空洞，他認為只有桂林是安全的區域？」

「不見得吧，以我看來，最安全的還是不怕兩字。」

「那麼，你何必在香港！」

「我不是造飛機大砲。我是言發不到國難財。」

「國難財。這新鮮的名詞，創造的好，可是……」

「可是什麼？」

「可是發國難財，終覺得良心……」

「於心不安。是不是？好小子，你也來這一套，大概是受了宣傳，告訴你，朋友，一個人如果想發財，管他發的什麼財，反正財就是財。」

「這也許是發財的哲學。不過我，你我很知道的，錢是需用，財不却想發。」

「奇怪，不發財，那來錢用。」

「不發財，也有錢用，按照我過去的經驗。」

「那就是發財，不道發小一點，你覺得吧了。但是這很危險。如果不發點大財儲蓄起來，一但停止發小財，你生活就會成問題。」

「至理名言，至理名言，我以後要改變點作風，生活是個實際問題，我的個性却是浪漫主義。」

「所以你一輩子鄙視金錢，事實上却一輩子離不開金錢。」

「是的，是的，我回上海後要改變一下，我應該澈底些。」

之漢替大可定了一個昌興公司日本皇后號的輪位，又送他一千塊錢，三天後就可回上海了，這長途旅行途的歸程的安排，便大有前途可想；第一是倦鳥還林，馬上就可以得到安慰了，尤其是愛妻淑芳，女兒小芳的甜蜜的安慰，這情緒如同快要放學的小學生一樣，第二是無所收穫，跑了九個日，還是妙手空空，真是太不值得，這兩種感想，分道揚鑣，南轅北轍，統一天起來，尤其是一個人躺在大旅館的床上，無親無侶，會使這些感想引中，擴大。同時這一天的日程，如何消遣，也是個問題，香港的朋友固很多，不過都是些酒肉朋友，在酒肉疲倦了以後，這些朋友是不需要的，因此在如此繁華的華南大都市裏，過了極度慘淡的第三天生活，之漢看不出大可，因為他只到過一次六國·國之漢比大可入世更深，已經不曉得人類有原始的喜怒哀樂。

第四天一早，之漢送大可上日本皇后，當日本皇后出港的時候，太陽才升起水線，大可向東望望，日本，日本，一個奇怪的國家，不但使中國全國受到壓抑，發生紛擾，連素無國家觀念的自己也受了這莫大的影響，中國人固然要痛恨日本，然而也要驚奇日本，他爲什麼有這樣有魔力，由於這一念，大可與這敵體的國家，憑這一水之介，好像已經接近了一些，這是一種危險，一種與仇人親近的危險，但他自己却不知道，尤其是會使他以後的行動變化得不可思議！

經濟的觀念改變於宋之漢的談話中。政治的觀念，改變於盲目的感想中。大可的直覺真與這當前的光明成爲反比例。

這是意料不到的事，在早餐中，又碰爲當初同船從上海來的彭星玲娜，一樣的豔麗，一樣的妖媚，可是已沒有羅亦人在旁邊作伴。也很快的被玲娜發現自己，真如獲了至寶似的跑過來捉取。

「亦人呢？」

「應該問你，在漢口難道說沒有見過他？」

「當然是見過的，可是我離開漢口已經好久了。你一個人回上海」。

「爲什麼呢？」

「不爲什麼，從前兩個人來，現在一個人回去。不，此刻應該說也是兩個人了」

「可以這樣說法，反正我們都是一個人」

和暖的陽光照進餐廳的玻璃窗，同時，反射的水光也照上玻璃窗，使這餐廳格外明亮，這情調如幾月前來的時候一樣。眼前不過少了一個討厭的羅亦人，正好在大可想起來，這是一種方便，旅途中最大的方便。

飯後，大可坦坦然跟綠黛到她的房間裏去，綠黛隨手把窗簾拉滿了，還是取出兩個

橘子，如最初送大可吃的橘子一樣。

房間裏並不幽暗，還是因爲向來的關係，一種使人無刺戟而勻和的光線，滿佈在這小小的客艙中，乳白色的四壁，純潔的小榻上的白布毯，襯着這鵝黃色長衣的主人，襯着這主人的兩臂，襯着這主人的面龐，說是色彩的美，應該這是最美，說是色彩的勻調，應該這是最勻調，這是在大可的看法。反過來，綠黛也有一種感覺，雄偉，英俊，挺拔，在這極小的世界裏都是這樣的一位異性，如其女性的辭典中有「理想的男子」一辭的話，註解應該就是這目前的典型，可是她不會明瞭這典型人物的腦子是怎樣的顏色，其實她自己也不會明瞭牠的靈魂附托在何種肉體上。

「究竟怎麼一會事，讓你一個人回去？」

「還問他做甚？在漢口又得意了，不僅是指政治。自然不知道香港還有一個從上海淪陷時同出來的難民。難民要吃飯，不能不自己回去求生離，老住在香港，不是外國話便是廣東話，再下去，嘴巴也會啞的，不僅是肚皮餓」。

「笑話，有這樣高貴的難民，真是中華民國的光榮，可是你不會飛漢口嗎？」

「亦人沒有通知我去，我何必呢」。

「不會就在香港生活？」

「太不慣」。

「回上海怎麼樣」？

「熟門熟路，怕沒有飯吃，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依舊拍電影，當明星」

「當明星也不壞呀，總比伴舞，響導，出堂差好點」。

「不錯，最好的主意，可是日本人」？

「日本人？不見得就進租界」，

「假如進租界」？

「你呢，你不怕，就逼我怕」

「我也不再怕了，而且……」

「而且什麼」？

「而且沒有什麼」。

「那沒我們一起回去，豈不很好」？

「是的，很好」。

經過四十二小時的海上短途旅行，又望到大陸，那是灰色黯淡的大陸，漸漸失去了

良知的人。大陸的灰暗，似乎是一種和諧，如同夜行客的本不喜光明一樣。

日本皇后在愁慘的天象下，馳入黃埔灘。隔了戰爭很久的上海，浦江兩岸，又是濃煙突突，這實象徵一種葬禮，皇后葬入死溝，濃煙如同掩埋棺材的泥土。棺材裏的死人，算是有了歸宿。

從輪小火駛到北京路長灘，經過了海關，顯然有日籍關員和日本便衣在監視，可是大可已經不如從前離開上海時的那樣惶恐了，他彷彿說：「我已經對你們減少了不少敵對性了，你們不必注意我了。」

兩人上了汽車，臨時發生一個問題：

「先到那裏呢？」

「先到我家裏，」

「那怎麼可以！」

「那沒？」

「只有先到——我，我先開房間，因為我一時還不知道住在什麼地方好，」

「那沒？」

「揚子江好麼？」

「揚子也好——開揚子，車夫，」

「在揚子逗留，兩人又發生不同的情緒：一個因為原是個自由人，本來無家可歸，揚子已經算是她重來上海的臨時家庭，在臨時時期未過以前，安之若素，因此也希望大可多陪她一刻，一個有家，離開了怎麼久，更把不得馬上回台拉司脫路，因此已是坐立不安了，綠黛看得出，當然起作用。」

「可以不要橋了。」

「這譬喻不對，你不是橋，我也沒有不要橋的意向，以後我們都在上海，見面的機會一定很多，何必戀戀這短少的時間。」

「很多？誰知道呢？」

「決不胡說，請你記上我的「惡非死」的電話。」

「家裏的？」

「多少有些不便，何必惹麻煩。」

「也好，那沒你明天什麼時候來。」

「明天下午七點鐘，陪你吃晚飯。」

從揚子到台拉斯脫路祥生雖只有二十分鐘，可是似乎比從香港到上海慢得多，一路轉灣

抹角，着實不近，尤其是紅燈，一停二三分鐘，最令人焦急，淪陷後的上海租界，人口越擠越多，大可離開上海才四個多月，馬路上的閒人，比四個月前多了不少，這於汽車也不利，那些從鄉下來的人，聽到汽車喇叭聲，大驚小怪，忽然東跑，忽然西奔，不知所措，弄得車夫也無所適從，車夫照例用最下流的上海土話罵人，人却並不聽見，還是慌慌張張地東逃西跑，這也使汽車裏的人感到煩惱的一種，只不過汽車裏的人沒有研究這亦為性命而慌張者的情緒吧了。

好容易到了台拉司脫路，門鈴一響，馬上有人出來，這是離開香港時所發電報的效力，淑芳打扮花枝招展似的牽着小芳出來，夫妻父女相見，自然有一番形容不出的愉快歡悅。

「蘭芳呢？」頭一句要問的話。

「開會去了。」

「又是開會，開了半年會，也不見得日本人退一個。」

「人各有志，管她什麼，你怎麼樣？」

「怎麼樣？我回來了，無所爲的去，無所爲的回來。」

無聊去講時候也並不是無所謂，你跟高天開了多少次座談會，實在怕得不得了，所以

才離開上海」。

「可是我現在不怕了。」

「不怕了，回來正好。」

「回來正好……」大可對於「回來正好」四個字，很有些回味，但他還不能自知「正好」在什麼地方。

整理行李，佈置臥室，淑芳忙了半天，大可伴着小芳玩耍，小孩子幾個月不見，大得多了，很像母親，高高的鼻子，藍藍的眼睛，紅紅的小嘴，白白的面龐，烏烏的頭髮，可愛得不得了，這是一種聖潔的愛，在聖潔的孩子面前，大可似乎被一面明鏡照耀得有些慚愧。

六點鐘蘭芳回來了，人結實多了，很緊張的樣子，一進屋子，就深深地看了大可一眼。

被蘭芳一看，似乎有侷促，爲甚麼侷促，自然自己也不明瞭自己。坐了下來，一時沒有什麼話可說，並且彼此都覺得生疏了不少，過去的一切，全然意識不到。

「姊夫這幾個月在內地很好吧！」

「很好。」

「爲什麼固來？」

「在內地沒有大多意思。」

「沒有多大意思？總該比上海這孤島好一點吧？」

「在某種情形也許如此，不過，上海也不算頂壞。」

「那沒當初何必離開？」

「當初的情形，似乎以離開爲宜。」

「現在？」

「現在，回來也沒有什麼不對，」

「此一時彼一時，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淑芳看看，形勢不對，特此出來調解。

「對呀，此一時，彼一時，情勢變遷了，感覺也會隨之變遷，當初我覺得有點害怕，所以同高天去香港，現在我覺得可以回來了，回來看你們了，所以我就回來，」

「謝謝姊夫，我們很好，只少我並沒有什麼不健康，在這姊夫離開上海的四個月期中，雖然每天睡眠不足，飲食無秩序，提心弔膽，但是由於精神的興奮，一切並不懶惰，因此我是很健康，姊夫，你該看得出吧！」一大串以後，微晒了一下。

淑芳有點生氣：

「我也還好，雖然沒有做什麼救亡工作，但是我們一心撫育一國民，管理家庭，我也總算對得住民族主義。」

「你們都好，都對得住國家，只有我，在這四個月裏面，瞎跑一頓，毫無成績。」

「希望姊夫的成績在以後，」

「成績在以後……也許在以後……」

大家停住了話，正好老媽子出來問菜，大可七點鐘有事。

「有什麼做什麼，不必添菜，我七點鐘還有事早一點開飯。」

「早上本來預備了不少，來了幾個親戚，好菜中飯吃光了」淑芳的聲明。

「我不是客人，何必講究，明天多買點。約幾個熟人來敘敘，今天大家馬馬虎虎的

吃一頓算了。」

吃完晚飯，已是七點多了，大可因為跟綠黛有約，匆匆地洗了面，叫了一聲輛「雲飛」，跑揚子飯店。

正是上市的時候，揚子門口，來來往往，進進出出，吞吐這各種各樣的人物，戰後有長足進步的響導事業，揚子也成了一個重要據點，那些響導人員，更忙得如同穿花蝴蝶，舞場的樂聲悠揚地傳遞着，久不跳舞的大可，令人聞之腳癢，竟不想去找綠黛，先

到舞池轉一轉，可是時候究竟還早，一個人迴旋，餘地太多了，何況跟綠黛有約，此刻她正餓着肚等着自己。

「用什麼方式吃飯？」

「在房間裏好不好，我們一面吃，一面談，」綠黛這樣經濟時間。

「揚子的飯不興，我還是出去。」

「那沒近一點的。」

「前面印度咖喱好不好？」

「好的。」

印度咖喱回來，正是八點半，喝了幾杯白蘭地地，醉薰薰地，聽到「篷切」「篷切」的聲音，再也忍不住了，就拖着綠黛進舞場，戰後的舞場是意想不到的情形，跳舞的人如此多，擺拆字攤的尤其多，大可一時理解不來，綠黛也驚訝！

「不是大家都說是國難嗎？不是大家又都說上海已經淪為孤島嗎？為什麼這樣開心？」

「是呀，我也不曉得什麼道理，可是，可是，我們還是先跳了再說。」
跟綠黛還是第一次跳舞，跟一個女人第一次跳舞，究竟是一件興味盎然的事，而况

綠黛是上海第一流明星，新派手藝，可也懂得許多香豔訣。她的眼在注視自己，久不見的人忽然出現在揚子舞廳，這豈能說不出幾千幾萬，而只說自己懷裏。這是豔羨，豔羨的另一面，或是過分的豔羨，豔羨是嫉妒。在豔羨可，不則即驚奇也好，豔羨也好，嫉妒也好，都是一種新的刺戟。刺戟提高了綠黛的價值，加強了自己的反應，因此增進了擁護的快樂，覺得比在漢口跟那些素貞們賺錢好得了。這一方面究竟揚子的地板樂隊比黑龍不同，環境的好壞決定興趣的有無高低，那是不錯的。

十一點鐘，想起了台拉斯脫路的家，覺得不可以回去太晚。

「明天再跳吧，我要回去了。」

「回去，好的，可是最低限度也得到上面去休息一下。」

「應該的，陪你去休息。」

回到台拉斯脫路，路上已經清靜得沒有行人了，自己的房子，熄了燈，在汽車開去，還沒有人出來門開前，竟覺得異常寂寞。同時對於妻，突然發現一顆慚愧的良心：分別了三四個月，頭一天回來，邊讓他在床上，自己還這樣晚的回來，而且在回來前，又經過大批對不起妻的事：……正想到這裏，弄堂裏一隻不認識自己的洋狗突然向自己狂吠，在慚愧中的心，本是虛怯，這突然的襲擊，令人一時胆落，無可奈何。

只得猛力按鈴，女傭人聽到兩聲聲音趕快起來，擺清楚了才開門。大可這才如同張動當年避入荷蘭使館似的，安心了。

一對不起，先生，我等門等了一點鐘，實在疲乏極了。剛剛合眼，你却回來了。女傭很惶恐似的訴說。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大可這時有火也發不出來了——一直走上樓去。推開淑芳的房門，開了燈，淑芳陪着小芳溫溫存存的睡着，但是面上顯然是疲倦的容色，這使大可很為難，不使她知道自己已回來了不這筆帳交不出，使她知道，人家明明睡着，又吵醒她。也過不去，躊躇了好久，發現自己也疲倦不堪，只好把外面的衣服脫在淑芳床上，使她醒來時，知道自己已經回來了，於是又退了出去把房門關上，把燈光留着，到自己房裏，一上床，睡去。

第二天，還是小芳進來，用小手才把大可推醒。看看錶已經是八點多了，在盥洗間裏碰着淑芳，一時說不出話來。

「昨天晚上什麼時候才回來？」

「三點多了，幾個朋友請吃飯，吃了飯，又一定要打牌，說是好久不見了，不能不敲敲舊情。」

「談論又何必打牌，談談天不好嗎？」

「這就是上海灘上的壞規矩，其實人家長途僕僕，也是疲倦得不堪，何況回家，總有些事情，更何況我們四個月不見了……」一縷勉強的笑容。

「上海，環境確是太壞，一個好人也會壞，何況……」

「我可並不……」

「還不夠嗎？過去的一切一切。」

「過去管他做什麼？」

「未來也保險。」

「未來還在未來，尤其是這年頭朝不保暮，還管他未來？」

「就算是現在，我倆的幸福還能比當初嗎？」

「那不過是分離了幾個月，現在我們不是又在一起了嗎？」

「又在」起了，還得看形式的，還是實質的。」

夫妻間經過一度微妙的辯論後，顯然形成磨擦的空氣，大家都有些不快，在自己幾變態了的大好，已經是不會感覺到自己的錯誤，而向淑芳道歉。所以這場辯論毫無結果，成了一個不了了之的局面，吃早飯的時候，碰到蘭芳。

「姊夫今後預備怎麼呢？」又如議會對內閣似的發問起來。

「還有什麼怎麼樣，被一天不打算，一天談不到計劃。」

「那沒……」

「沒有什麼，住在這裏不出去，少跟人家來往，終不見得有禍祟。」

「能夠不出去就好囉」淑芳顯然有作用。

「必要的應酬，自然是免不了，同時，外灘惡非死也得去看看，我是少跟政治上的
人來往，兩邊都不好得罪。」

「兩邊，那兩邊？是不是漢奸和抗日份子？」蘭芳抗議了，「如果說抗日份子，姊夫，你就不應該例外，我想凡是良心沒有死的中國人都該是抗日份子，你怎麼可以把抗日份子和你自己不放在一條線上？至於說漢奸，人人得而甘心，那裏還有怕得罪的道理？」形勢更嚴重了，大可深深感到煩悶。

「算了算了，算我說錯了話，可是蘭芳，我確是疲乏了，再沒有像你那樣的精神，以後我們各行其是，你做你的救亡工作，我休息我的，我不批評你，你也不要罵我……」

淑芳氣得笑了起來。

「小姨豈不替姊夫吵嘴，實在所謂太太，不能不……」

「不能不糾正，是不是？」

「豈敢說糾正，不能不貢獻一點意見，請姊夫和姊姊原諒。」

究竟是夫婦雙方的感情膠着在無可分割的倫理上而慢慢地度着淪陷後孤島生活，大可也並沒有去接近一些蘭芳所認為無人格的人，其實，維新政府這些人物，也很少認識他的，因為大可是十五年後的新貴，而維新人物，實在多半是十五年前的舊角色，這樣，蘭芳是認為差強人意的。而她自己的「救亡工作」也依舊不懈的幹下去。

個人真性墮落的機會來了。一位避居在租界內的要人，發自本人逼上梁山，趕來上海預備抱笏登場，表演傀儡戲。還有許多名見經傳的，三尊寶色也先後集會到孤島來。同時，墊居在島上的一些同黨，大大地活躍，市面空氣益趨緊張，有的咬牙切齒，摩拳擦掌，欲得而甘心，有的尤為奇怪，站在第三者立場，作為一種新聞，可是也有的心旌搖搖，難以自主，在大可却並沒有什麼反應，因為他對於國家既不怎麼樣愛護，對於政治，也已淡了心，大過他也認為是一種重要的事件，不能不注意他的發展。

一天。有一個洋行裏的朋友跑來非要請他吃飯不可，地點在大東。吃了飯，又非要他上舞廳閒坐不可，大可礙難推辭，也就跟着走進宮中，宮內樂聲騰揚，衣香鬢影，與宮外轟然兩個天地，大可好幾天不進舞場了，至此，精神為之一振，笑嘻嘻地坐下拍子，猴歐提過香茗，朋友送上紙煙，不覺已是飄飄然了，及至滑地板，搭肩膀，更不用說了，舞過三轉。突然碰着老朋友丁默邨，此人自上海淪陷後，好久不見了，却還是老樣，像老鼠似地舞池上抱着一個小娃娃，滑來滑去，當滑到大可跟前時，大家笑了一笑

，點了點頭，又離開了，大可對於歐郵的拍小娃娃，引起一種趣味，同時又替小娃娃慘起一種憂慮。

休息時，歐郵拂着長袖手走過來，隨手換上一條長袍，坐下椅子。

「瘦人穿長袍，本來就不好穿，跳舞，更不適宜。」

「這樣瀟灑些。」

「瀟灑一些？你以為風流，我看來却是浪漫。」

「馬馬虎虎，我們在上海，還講什麼洋規矩，講洋規矩的是那些剛從外國回來的夥子。」

「可是這一句老沒有看到你？」

「我也沒有看到你呀！」

「我去內地走了一趟，回到上海，又不常出來。」

「我也到內地走一趟，回到上海也才出來。一抗戰，好多朋友們星散了，實在不是個道理。」

「這就是砲火的力量，你不能不承認。」

「可是砲火久了，政治的力量，也會漸漸抬頭。」

「這話我不懂。」

「譬如我們兩個人因為砲火好久不遇了，可是現在又見面了，這證明砲火已不發生力量。」

「難道說也是因為政治的力量，漸漸接近原因？」

「雖然不是直接的原因，但也有間接的道理在裏頭回頭我請你宵夜，再談。」

正是樂作的時候，大可默邨聯袂入池，各找了各的對象。大可一面跳，一面想默邨這些似是而非的話，起初還想不出道理，因為他對於政治已經好幾個月不注意了，一切政治的行市不十分清楚，所以默邨的政治哲學聽不懂，可是想到後來，明白了，汪精衛到上海竭力冒用國民黨的招牌，又竭力拉弄國民黨裏面的敗類，默邨難免是裏面的一個，況且他說也到內地去了一趟，難免到過河內，在河內早跟汪勾結，這次同來上海，打天下，預備坐龍位，倒是一個好幫手，正想到這裏。默邨又滑了過來，向着自己嬉嬉的笑，彷彿他得到什麼似的。

十二點鐘，默邨來請，到新歐亞吃魚生粥，

「何必跑得這樣遠？」

「橫豎有汽車，一回頭送你回府。」

新亞的中菜比西菜還要好，中菜部的一切陳設鋪排不合大可的口味，默邨選了一個單房間，那位著名的「猛女工」，開了燈，泡上紅茶，遞過紙筆請點菜。

「實在端莊富麗，不像……」

「上海之大，人物之多，也只有這位……」

「所以你不遠千里而來……」

「一碟魚生粥，比玉液瓊漿還貴重，所以不遠千里而來……」

女工淺淺地笑了一笑，而大可的精神上，不知不覺中跟默邨不天地接近，半年來的不見，一見之下，勝過過去的常見。這是一種神祕，其實也是一種淺近的道理，人與人之間縱然並非志同道合，凡是嗜好相同，也容易發生情感，此刻猛女工已認識了他們兩人感情的接近的媒介，大可在大東舞廳裏懷疑研究的情緒早已消滅。

在一個不設防的城市裏，敵人最容易侵入，如果你在夜裏做好夢正酣的時候，敵人進了城你還不會知道，這情形正是此刻的王大可。

「最近上海該比過去熱鬧一些了。」

「？」

「好多熟朋友都聚集在一起了，我的，也是你的。」

「也是我的？你是說這幾天被人們注意議論的那些準備入獄的人們嗎？」

「是的，也跟我一樣，準備入地獄。老三，你說我們這行動對不對？你說我有沒有勇氣？」

「佩服。佩服，你們太有勇氣；對不對，那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我還沒有這個勇氣來批評你們。」

「不批評也好，我們第一步工作，就是想做到人們對我們的行動不加批評，尤其希望言論界對我們不加批評攻擊。」

「可是這幾天報紙的言論，却對你們很不客氣。」

「不錯，但是我們却不怕不客氣；而且我們也有方法使報紙不敢不客氣；不過，這是大家的事，結束戰爭，實現和平，恢復秩序，辦理善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自然，在活動之初，一定有許多人反對的，也有許多不明事理，頑固執拗的，將加我們以不利，可是我們都不怕，都有對策。」

「有對策，不怕，這只能說明你們的勇敢與計謀，但你們却缺少一種學問！」

「我們不講究什麼學問。」

「你說是那一種學問？」

「心理學」。

「心理學？」

「是的，大衆心理學」。

「爲什麼？」

「我覺得你們的動向太違反潮流，中國人仇恨日本人的心理正高漲的時候，倡言和平主張妥協，可以說太不識時務，太違背良心……」

默邨聽了這番高論，不禁大怒。

「想不到像你這樣的人，也反對我們，哼！」

大可自知過火一點，心想跟他抄嘴，又何必，不如轉個腔。

「反對，豈敢；你說我不贊成你們，倒是實在的」。

「只要你不公開的反對，也就夠了，私底下反對反對，我們弟兄，有什麼話不好講，現在既然並不反對，那我們就好談了」。

「老哥，我這一向懶得很，自從內地回來以後，懶得不得了，我想我們恐怕沒有什麼可以談的」。

默邨看法可又神氣起來，正想發作，一轉念，「何必着急」於是換了一種口氣。

「我又不能隨便跟你談正經的，不過我們既然是朋友，總希望有說有笑，難道專門抄書。」

「那是不錯的，無論如何，朋友究竟是朋友。」

「對呀，大可見，只要你還認我是朋友，我們的交情能夠繼續，我們一切沒有問題了。」

經過這一面可以說很嚴肅，一面也可以說不必要的雄辯後，大可和默邨都覺得一碟魚生粥並不夠充飢，宵夜有繼續下去的必要，默邨是東道主，自然先題議：

「魚生粥早已化了本了，再來點什麼呢？」

「吃麵吧，十錦窩麵，還是三鮮？」

「十錦」陪着按電鈴，叫女工，女工提着開水壺靜靜地進來，在無語言中沖完了水，站着候客人的吩咐，可是客人發不出命令來，這完全浸在生動的沉靜中了。電光照着桌上的瓶花，射出微香來，大可的不必要的餘愠散盡了。

「一盆十錦窩麵，一斤黃酒，缺一點，請你。」

「怎麼想起喝酒來？」

「該喝的時候，喝一點，這是合理的生活，何況你還是最善小飲的。要不是難，我幾乎忘了我今天是小生日。」默邨微笑着坐下。

「生日，那該賀該賀。」大可回頭跟女工說：「再來一碟蒸雞，一碟叉燒，」又回過頭來向默邨：

「既然喝壽酒，不妨多喝一點。」

「對的，壽翁應該侍候老大哥。」白姑娘，請你快一點，我們準備喝一個痛快。」女工白姑娘一面側着頭笑，一面跑出去，還沒有喝，這兩個朋友，已經有些醉意了，尤其是王大可。

「大可兄，你是東都才子，白姑娘確是南唐佳人，我們跟她開開談判怎麼樣？」

「新亞的不比別處，開不開談判，她都不接受。」

「不一定吧，她不算不認識我，我提出來，我想無論如何總有點希望。」

「一點點，就是一點點？」

「有了點，然後有線有面，有體積，不要小看點呀！」

「算你有口才，默邨，看你的本領，我旁觀。」

「你怎麼旁觀，你是前敵總司令，我不過參謀。」

窩麵下來，冷盆跟熱酒，在冷香熱香的氣氛衝擊中到達。

實在有點餓了，兩個人先吃上一大塊，然後慢慢地吃酒。

時間不早了，新亞中藥部的宵夜者慢慢散去，可是王大可和了默邨因為要跟白姑娘開談判，還不準備走路，其實究竟是王大可跟白姑娘開有聲談判，還是了默邨向王大可開無聲的談判，這只有默邨一個人知道。第一斤酒完，大可的興趣更濃了，第二斤酒自然在默邨的指揮下到達，更添了不少好菜。

「老兄，這不是宵夜，簡直是吃飯。」

「小兄弟生日，宵夜就不能作為普通的宵夜觀。」

美感的增加是跟酒量的增加成正比例的，此刻意欲進行談判者的目光中，白姑娘的美，超過了一般人的評論。超過了酒前的觀察，他的生動苗條，她的豔麗娟好，簡直是人間的言語所能形容。這當然增強談判的因素，可是減少了談判的勇氣，因為超過要水準，會使你發生一種類乎敬鬼神而遠之的情形，現在就是如此。在大可覺得不願提出問題，因為假使如此唐突，實在會打破完好的美的聖境；可是默邨的思想沒樣複雜，又急於要實施他的企圖，認為大可此時，已經到了忍耐和需要的頂點。了拉白姑娘的手，替她鄭重介紹：

「這十甫幾娘，我帶好好地替你介紹一下，這位王先生，是我長安好的朋友，名流，新式企業商人，三頂帽子是他一個人戴的，可惜不是廣東人。」

「丁先生笑話，不是廣東人就不夠朋友嗎？」

「王先生不會說廣東話交廣東朋友總不大方便。」

「跟可以不用廣東話的廣東人交朋友，說話問題不成問題吧。」

「你們在說話問題上做文章，這是什麼意思，朋友只要能夠得上做朋友，語言不是一個阻礙友誼的問題，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不一定用講話來表達，來溝通姑娘，你說是不是？」

「究竟王先生是名流，有學問，」這顯然已接受了默邨的暗示，在執行她的

「學問談不上，名流更是丁先生的胡說八道現在那裏還有什麼名流，不過非

人家笨罷了。」

「算了算了，你們倆不必都來個轉灣抹角，反正都已接受了我的介紹。」

「丁先生笑話，介紹朋友難道還有不接受的道理？」

「並不笑話，如果預備做個不平常的朋友的話，接受是需要考慮的，反過來說，是這樣直率誠實，可以證明你們彼此間有了良好的印象，所以經我一提，彼此間

示，就跟普通不一樣。」

「算了，我們得走了」，大可看了一看錶，已是一點多了，默邨同意。

「那沒白姑娘也坐我的車回去吧。」

「可以的，請你們在車上候兩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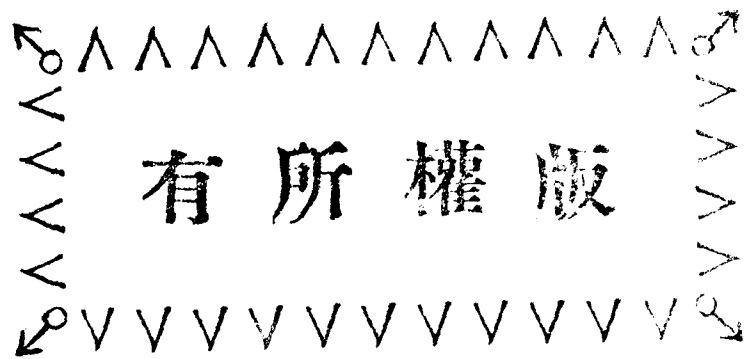
大可飄飄然通過那條舖着厚厚的地毯的走廊，覺得有無限的愉快在前途，默邨陰沉沉，輕輕地，跟在後面，也覺得有不少希望在後面。

三
一
四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腐草

每册實價肆拾元（外埠酌加運費險費）



著者 魯

莽

校閱者 黃

夢

元

發行人 王

守

偉

發行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四川分社

成都 祠堂街

印刷者

蓉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社址 成都外南國學巷